孔墨的思想



楊榮國 著

生活書店發行

孔墨的思想

楊榮國著

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

1

目次

上　孔子的思想

下　墨子的思想

上

孔子的思想



第一節　孔子的一生

他的簡歷

孔老先生，大家都知道的人物，大家都稱他做孔子，有時又稱他做孔聖人。

他名丘，號仲尼。祖先本是宋國貴族㊀，本是宋國人，到他父親——鄹叔紇——做了魯國鄹邑的大夫，才爲魯國人㊁。他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死在公元前四七九年㊂。

他家到他手裏已是沒落，所以在他年輕的時候，做過些被認爲下賤的事，替人家記過賬，又幫人家看管過牛羊㊃。直到五十二歲時才做了魯國的司寇，做得不怎麼得意，三個月便下了台㊄，死的時候七十三歲。

【參證】㊀祖先弗父何，宋閔公的兒子，厲公的長兄。他本當做宋君的，沒有做，便讓給他的弟弟了。他的曾孫正考父，輔佐過戴公武公和宣公。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做過宋國的大司馬，即左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的孔父。㊁據崔東壁的洙泗考信錄：鄹，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左傳作鄹叔紇（見左襄十年及十七年），史記作叔梁紇，當以左傳爲是。㊂生即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死即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㊃孔子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又孟子

云：「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萬章篇）

⑨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與聞國三月，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遺魯君，……孔子遂行。」

殺少正卯和墮毀三都

他老先生做魯國的司寇，所作所為，就好像周公旦⑩，又嚴厲，又毒辣。他上台剛只有七天，就把魯國的一位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來殺了。他宣布少正卯的罪狀是這樣的：

（一）聚眾結社，

（二）鼓吹邪說，

（三）淆亂是非⑪。

在這三大罪名之下，就把少正卯的性命結果了。

這可見他老先生對付當時的進步人士是怎樣的不留情的。

從做魯司寇下台不久，他又做了件自命得意的事。

當時魯國的新興力量，如孟孫叔孫和季孫他們，各自從發展中建立起了自己的都城。

比如：

孟孫建築有成都，叔孫建築有郈都和季孫建築有費都。

在奴隸制社會裏，都市統治着鄉村的，有了都市即等於有了一個最高統治權的所在地，即等於另

外有了一個獨立的國家。古代歐洲的希臘羅馬社會就是如此。

現在的魯國既然多起都市來，那不是就等於多了幾個最高統治權的所在地，不就是折散了國家的統治權嗎？

孔老先生老早就對這事感到不舒服，只是沒有得着機會把它解決。後來他串通他的高足——子路——把這事幹成了。首先墮燬了叔孫的郈都，接着又墮燬了季孫的費都，他引為遺憾的，就是孟孫的成都，大概是因為孟孫防守得相當堅固吧；沒有墮燬得掉。㊂

【參證】㊀從尚書中的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和多方諸篇看，可知周公旦對付殷民族的手段是如何的厲害與毒辣，他除把他們當作奴隸使用外，又把他們遷到洛邑，叫他的兄弟——康叔——去看管，不聽話的就用嚴刑峻罰。㊁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㊂左定十二年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衛，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

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又公羊傳載：「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爲新興勢力所不滿

之後，他老先生便到衛國。在衛國住了五年，其間雖一再請人援引㊀，想得到衛君的大用，但結果是失望。

於是想到陳國去。不料經過宋國時，他又不識相地和他的門弟子在一棵大樹下面練習禮節，宋司馬桓魋本來就不滿意於他的這一套，現在聽到他來到一棵大樹下面練習，便叫人把那棵大樹砍伐了；孔老先生也就嚇起跑了㊁。

到了陳國，又弄得難爲情得很，不僅上上下下都不理他，並且還不給他和他的門弟子的飯吃，使得他們餓了好幾天的肚子㊂。

後來打定主意，只好經衛回魯。嘗走過衛國時，又野心勃勃起來，又打算拿一套正名分的辦法去主持衛政㊃，大概是遭受了衛國的進步力量的抨擊，竟又沒有見用。

【參證】㊀「王孫賈（衛大夫）問曰：『與其媚於奧（指近臣），寧媚於竈（意謂孔子媚己），

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又：「……於衛主（親也）顏讎由（衛大夫）。彌子（卽彌子瑕，衛君寵臣）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萬章）㊁「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又：「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萬章）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史記世家）又：「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藝文類聚引典略）㊂「在陳絕糧，……」（衛靈公）又：「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又：「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荀子宥坐）㊃「子路曰：『衛君（卽出公輒）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最後的企圖

且那時的社會正在變動，奴隸制正趨沒落，封建制則正在那里開始發芽㊀。

但是，我們的孔老先生，到底是出身於舊的貴族階級，他非常地不甘心舊的社會就這樣沒落下去，總在想方法設計把這一舊的社會維護住。

他的方針，就是——

天天講究正名分，

天天講究習禮儀：

想這樣，把一般人仍然分等級的納入舊的社會圈子；就是說：貴族總是貴族，奴隸總是奴隸。

這一來，惹起一般有見地的人士對於他的不滿意。

比如：

許多有遠見的自由民，如長沮桀溺和晨門荷蕢之流，他們都罵他不達時務，曉得時勢不可挽同，偏要來這樣蠻幹㊁。

還有一位丈人把他罵的更不客氣，說他四肢既不勞動，五穀也分不清楚㊂。意思也就是他只是一個舊社會的幫閒階級。

有一次：

鄭國發生一次奴隸暴動，奴隸們進攻鄭國的禁地——萑澤，結果爲鄭國的一位幫忙者——游吉把這事剷平，並將所有進攻的奴隸都殺光了。

我們的幫閒者聽到了，稱快似的這樣說：

好呀！待遇奴隸們寬了，所以奴隸們才暴動；現在這樣嚴厲處置，眞是好呀㊃！

同到魯國。

忽然聽到齊國的陳成子把齊簡公殺了，他老先生馬上走去告訴魯君說：這是怎麼樣的「犯上作亂」呀！你趕快發兵去討伐吧！

魯君大概是估計自己的力量不够，他雖然幫閒似地這樣討好，但魯君並沒有理喩他㊄。碰了這麼一個釘子，他老先生當然感到不舒服

於是他老先生只得採取消極的辦法，用他的這套守舊的觀點，除把所留下來的典籍——如詩之類——編製一番外，還編訂了一部正名分的春秋，他想這一來，許多他所認為的「亂臣賊子」——實際上是當時的新興勢力，就不敢亂動了，就得規規矩矩，上是上，下是下㊅。

並且他還招收了許多門弟子，在口頭上又把他的這一套講授給門弟子聽，叫門弟子跟着他的方向跑，依照他所講的來致力復興運動。

孔老先生的事蹟，孔老先生的願望，就是如此。

【參證】㊀自殷周以來，土地均屬王有，所以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後從西周末起便逐漸向私有方面轉化，如當時山林藪澤之列為禁地（據孟子云：文王時是「澤梁無禁」的），就是說後來諸侯把除王田之外的許多荒地——如山林藪澤之類——據為私有了，所以諸侯們把它列為禁地。到春秋時代，就是原來的公室諸侯也趨沒落，大夫陪臣也將土地據為私有，並且到了土地私有現象擴張，公室無法靠耕奴生產來維持生活的時候，於是不得不明白地確定土地的私有，藉以用抽收租稅來維持公室的開支。這是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的基本原因。同時由奴隸生產轉變而為抽收租稅，也就說明當時社會正由古代制向封建制轉化。㊁桀溺說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意即一般趨勢如此，非人力所可挽回）？」（微子）晨門的人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憲問）荷蕢的人則斥他：「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引詩以說明人們應當隨時變化）。」（向前）這許多話，都是叫孔子識時務，不可倒行

逆施。⊜「子路從而後，遇丈人(老子)，以杖荷篠(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立)其杖而芸(去草)。」(微子)　㊃左昭二十年傳云：「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中亦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克之。」　㊄「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又左哀十年亦載此事。　㊅孟子滕文公篇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意思就是叫人讀了這部大著之後，能肅然起敬，不敢向舊社會進攻。

第二節　孔子的世界觀

他的所謂「道」方面。

當時的貴族和自由民是屬於所謂君子的一方面，但奴隸們是屬於所謂小人的一

，孔老先生對於這兩方面的情形都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君子的生活非常優裕，稍有不優裕的，也頂多不過和他的高足——顏回那樣，然而顏回尚有陋巷可居，有一簞食可吃，一瓢飲可喝，生活大可以過下去㊀。

卽使生活真有比較難過的，像晉國的冀卻缺一樣，他享有一部分土地，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耕作，也很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活㊁。

所以君子的心胸可以寬大㊂，對於自己有沒有飯吃大可以不必去顧慮。

所要顧慮的只是「道」㊃。

爲什麼君子要顧慮這所謂「道」呢？

這就關乎小人一方面的問題了。

小人與君子適得其反。

小人的生活就非常的過不下去，有如牛馬，所以不免時常着急，時時恐懼；生活上沒有君子顯得那麼安閒，那麼想得開㊄。

於是他們終日只知道怎麽樣來打生活上的主意㊅：打不到手，就不免有點憤憤不平，不說好話㊆就這樣還算好的！

倘使生活被鞭策得直緊，他們就會不老實㊇，就會同流合污成羣結黨的援襄起來㊈。

這一來，君子可就怕了。

他們就不能不來想辦法。

君子所顧慮的「道」就是這個「道」。

【參證】㈠「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飯器)食，一瓢(飲器)飲，在陋巷(卽一畝之宮，環堵之室)，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㈡晉郤缺耨於冀，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臼季使過冀，見之，與之歸，言諸文公，用爲下軍大夫。(見左傳) ㈢「子曰：『君子坦蕩蕩(寬廣)，……』」(述而) ㈣「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衞靈公) ㈤「子曰：『……小人長戚戚。』」(述而) ㈥「子曰：『……小人喻於利。』」又「……小人懷土，……」(均見里仁) ㈦「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 ㈧子曰：『……小人比(阿黨)而不周(不忠信)』」(爲政) ㈨「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衞靈公)又謂：「……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有「道」與沒有「道」

孔老先生怕一般人不明白「道」的意思，便連忙下着「道」的定義道：

有「道」的話，一切政令軍令均應從天子手裏發出；假如不從天子手裏發出，而從各個諸侯發出的話，那就是沒有「道」㈠。

這可規定得相當明白。

大概後來感到有點奈時勢不何，硬要做到政令軍令均從天子手裏發出頗不容易，於是他老先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對於「道」的定義又再規定一番道：

有道的國家，政權不能分得做大夫的有份。

有道的國家，人民不得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㊁。

前一條的規定頗爲圓滑。就天子來說，或就國君來說都可以，都可以說政權不能分得做大夫的有份。不過，看他說這話的情勢，大概是對國君說的。原因就是魯國的政權在那時已不在魯君的手裏，已逐漸落到進步的大夫手裏呀！

後一條的規定甚是具體。

腐朽了的國君政權本來就不穩，就很動搖，如果再加上人民的批評，那還得了嗎？馬上就要坍台。所以他老先生認爲這一條的規定甚是合理的。

本來他老先生對於這『人民』的印象就不很佳，他們來說話，來批評；他們配說什麼話，配批評什麼呢？

他老先生不是這樣說嗎：

『人民只可以供驅使，決不可以和他們多囉唆！』㊂

和他們多囉唆，把他們囉唆得會說話了，他們就會亂批評起來，他們亂批評起來，國君的政權就要遭傾覆呀！他老先生非常痛恨的就是這一着㊃。

上面只是對於什麼是『有道』和什麼是『沒有道』作了一個消極的規定。

當然這還不够，他老先生還有積極和具體的辦法：

辦法中的一個，前面已略略提到過，就是正定名分㊄；

另外一個，就是倡導把原有的階級區分恢復起來㊅。

當時臣子殺國君，兒子殺老子的事不是屢見疊出嗎？

如：

衞臣州吁殺了衞君完；而楚世子商臣殺了楚君頵，不但是臣子殺國君，並且還是兒子殺老子㊆。

這許多都是實際例子。

就這樣，孔老先生認爲非正定名分不可。

他的意思，要從正定名分中來做到：

君是君，臣是臣，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

這才是名分不亂。

像那臣子殺國君，兒子殺老子，那就是名分亂了。

名分亂了，可就危險。

你倉庫裏所儲存的食米就會靠不住，就分得你吃不到手，所謂「亂臣賊子」就會造起反來呀㊇！

孔老先生怕得很，就趕快寫了這部正定名分的春秋來。

據說這部大著寫出來以後，一般所謂「亂臣賊子」見了都非常害怕，於是就不敢「犯上作亂」(？)。

又當時還有這樣的情形：

像晉國絳地方的商人，原來是奴隸，現在居然富有起來，穿着漂亮的衣裳，坐着頂講究的車子，好像上流社會一般，在政府裏和貴族們打交道㊈。

又孔老先生自己的高足——樊遲，本來是上流社會，現在居然要求去幹下流社會的事，想去學種田和作圃㊉。

孔老先生感到這都不對，這樣發展下去，連個貴賤都不分了，成什麼體統呢？於是趕快倡導要把原有的階級區分恢復起來。

他老先生的說法，就是要「復禮」。要使君子仍然是君子一團，小人仍然是小人一團，這樣才成體統。

他老先生認定：

君子一團大都很仁愛，但小人就絕沒有一個是仁愛的⑪；如果小人混作君子一團，或是君子去與小人爲伍，那還了得。

有許多的工作，如耕田和作圃，這是小人們分內的事，君子們就用不着去動手；因爲君子們只要講禮講信義，小人們就可以規規矩矩替你做的；哪得要勞君子們來費手脚呢⑫？

並且他老先生還認爲：

對君子們可以客氣，可以講禮；但對小人們就用不着客氣，不對的話，只有施行刑罰⑬。除了這之外，另一件事，就是關於人們的言語行動也要講究禮貌⑭。

比如：

對長官說話，要表示莊嚴一點，顯示你對於他的尊敬；對自己的僚屬，就用不着這樣，只要你表示一點對於他的愛護之意就够了(十五)。其他如穿衣吃飯乃至於喝酒，都要合於規矩(十六)。

他想：這一切要規定的規定好了，要安排的安排好了，於是天下就可以永遠太平起來(?)。

這是孔老先生對於當時世界的看法，換句話說，這就是他的世界觀。

【參證】(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二)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同前）(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四)「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六)「……子曰：『克己復禮，……』」（顏淵）(七)前者見左隱四年，後者見左文元年。(八)「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劉寶楠正義云：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顏淵）(九)原來是「工賈官食」，工奴和商奴均為貴族所畜養，到後來他們中有不堪貴族之壓迫而逃亡出來，成了自由的商業資本主，如國語晉語八云：『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十)「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之（子路）⑪「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⑫孔子答覆樊遲的話這樣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焉用稼？」（子路）⑬「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見曲禮）⑭「子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⑮「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鄉黨）⑯均見論語鄉黨篇。

第三節　安定社會既成秩序的方針

他的號召

當時的中國，不論奴隸也好，土地也好，均屬同一血統的民族所有㊀；所以稱做族有的奴隸制國家。

在這國家裏面，除奴隸來自外族的戰俘以外，從自由民到貴族都屬同一的民族的。因之在用人方面，也就不論那人的行不行，能力的好與壞，也是在使用自己民族中的人物。尤其不好的，這種的政權日漸沒落，但用人行政還不公開，還一貫的使用自己的親屬。㊁就宋國來說：

宋國在宋共公死了以後，不是起用了華元華喜和公孫師他們嗎？但前兩位係戴公的後裔，後一位

係莊公的後裔，都係貴族㊁。

偶爾也有不引用自已的親屬的，如：

單獻公，他就是這樣的，他就引用過外族人來參政，但結果爲襄公坎公的後裔把他殺了㊂。

可見不全用自已的親屬是不被許可的。

不過，儘管要用自家人，要用自已的親屬來當政，實際上，當時有不少的曾經當權的親屬敵不過時代的激流終於沒落下去了。

比如晉國：

曾經當權的親屬——欒卻等八氏，不是流爲了奴隸嗎㊃？

又如孔老先生本人不是宋國沒落了的貴族後裔嗎？

有貴族流爲了奴隸，也有奴隸從激流中跑出來當了權的。

如齊國的鮑文子，魯國的嬰齊和晉國的州綽與豎頭須，他們原來不都是奴隸，後來都得意起來了嗎㊄？

孔老先生看到這情形，認爲這樣下去不對，貴族們沒落，奴隸們到反而得意起來。這還成世界嗎？還不對，這須得趕快想辦法，想什麼辦法呢？

想來想去，他老先生認爲最好還是這樣：

從自由民到貴族——這一同一血統的屬於治人的一團好好團結起來。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仁」的口號。

他想在這一口號之下，號召這治人的一團的加强和鞏固。

【參證】㊀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左昭七年芋尹無宇曰：「……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㊁左成十五年云：「……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㊂左昭七年傳云：「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乙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㊃左昭三年傳云：「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㊄左定九年傳：「鮑文子……嘗爲隸於施氏矣。」左成十年傳：「娶齊，魯之常隸也。」左襄二十一年傳：「晉之州綽（曾）爲隸。左禧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仁」的內容

爲什麼拿「仁」這個字來作號召呢？

還有他的道理；待我們慢慢來研究。

「仁」這個字，從古義的解釋，說是從兩個人的意思，從兩個人彼此相通的意思。兩個人以上就是多數，就是多數人相通，多數人相愛的意思。

所以說「仁」就是「人」呀㊀！大家以「人道」相待。

這樣說來，這口號是很好的，大家都能以人道相待，這豈不好嗎？

可是不然！

他老先生這一「仁」的口號還是有一個範圍的。

比如他說：

君子的一團大都很仁愛，但小人的一團就絕沒有一個仁愛的㈡。

又說：

仁愛的人必定很勇敢，勇敢的人就不一定仁愛，就是小人㈢。

又說：

小人們需要講究仁愛，雖然有時也表示得比需要水火還要厲害；但據我的親眼所見，小人中只有爲了水火而把命送掉了的，但從沒有一個是爲了仁愛而把命送掉了的㈣，可見小人是天生成的不仁愛的人。

他這樣把誰仁愛誰不仁愛區別了開來。

同時他又這樣認定：

那不仁愛的小人是容易爲非作歹的㈤。

這一點，對於君子們的威脅更大。

君子們不能不有所準備。

君子們本來是很仁愛的，現在只要把各自的仁愛心理發揮出來，加强在君子一團裏面的彼此之間

的親愛。

君子的一團親愛精誠了，這血族紐帶就維繫住了，就對於那小人的一團是一個反威脅。

所以他老先生對於他的門弟子——仲弓和子貢他們問道怎樣做到「仁愛」的時候，他一則說：

不論在國君那里做官也好，就在卿大夫家裏做官也好，其原則就是：自己不願意的東西，不要給別人；不願意做的事，不要叫別人做：這樣，一邦一家就不致招怨你，就可以把這一邦或這一家團結得很好(六)。

再則說：

住在一個國家裏，首先把那一個國家的仁愛的君子們好好結合起來(七)。

這就是把打出這「仁愛」的口號來團結這同一血統的君子們的方針。

他這樣想：

團結的工夫做好了，連流落在外的貴戚也毫無遺漏的團結起來了，團結了就是力量，就使得奴隸們再也不敢來希圖僥倖；不但他們不敢有所希圖僥倖，並且只要君子們團結得很緊，表現得特別親愛精誠的時候，他們還會被感化，還會安分守己起來呢(八)！

從自由民到貴族——這同一血統的君子一團團結起來了，奴隸們也安分守己了，於是這社會的旣成秩序就可以穩定，天下就可以獲得太平呀(?)！

所以他老先生自命這口號提得很正確(?)。

【參證】㊀「仁者人也。」(中庸)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㊃「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衞靈公)㊄「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里仁)㊅「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按注云：在邦卽仕於諸侯之邦，在家卽仕於卿大夫之家。㊆「子貢問爲仁？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衞靈公)㊇「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

第四節　鞏固貴族政權的方法

孔老先生明明知道社會上的事物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動之中的。

兩個方法

有一天，他站在一條小河邊上，見到河水滾滾的流着不息，不覺的發嘆道：「社會的一切，就像這樣不分晝夜的消逝着呀！」㊀

他老先生懷舊的心理本來就很強，現在見到這情景，不免有些不快，有些恐怖。

然而，怎麼辦呢？

難道行將要消逝着的東西眞的就無復再見它的光明的時候，枯萎了的東西眞的就無法使之恢復繁榮的嗎？

他不相信，他認爲下死力也得幹一幹。

於是他在一方面這樣喚醒着時君道：

「要注意呀！臣子殺君，兒子殺老子，這事並不是今日才起的，老早就在醞釀着，你們須得提防，須得想辦法呀！」㊀

對於魯國，他當然特別關切，他曾把魯君政權不穩妥的事特別提出來說道：

「魯君的政權早就不穩呀！經濟權之被剝奪已經有了五代，政權旁落到大夫的手裏已經有了四代，這樣發展下去，眞够危險呀！」㊂

另一方面，他又對時君提出了兩個積極的辦法：

一個是所謂忠，

另一個是所謂恕。

翻譯成現代語，前一個可以說是歸納法，後一個可以說是演繹法㊃。

爲什麼要倡導歸納的方法——忠——呢？

他以爲：

天子的權柄之所以旁落在國君的手裏，國君的權柄之所以旁落在大夫的手裏；就是由於大夫之不忠實於國君，國君之不忠實於天子；換句話說：也就是大夫的意志和力量不向國君集中，國君的意志和力量不向天子集中，所以才有這樣的現象。

現在如果倡導着——忠，講究着這種的歸納方法，那麼，所有的意志和力量不是無條件的向天子集中了起來嗎？

大家都講究着——忠，都把意志和力量向這最高的統治者來集中，那所謂叛亂的事就不會有，不備大夫不會叛國君，國君不會叛天子，最感到安全的，這最下層的奴隸們也就不會起反抗，也就可以服服貼貼，聽主子們爲所欲爲的宰割。

這是孔老先生宣傳着——忠——的道理

再說到他要倡導這演繹的方法——恕——的理由：

他這樣認爲着：

天子和國君的權柄之所以逐漸旁落下來，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他們對於從事生產的奴隸們盤剝得太厲害，把奴隸們逼得不成個樣子，奴隸們沒有辦法只有向逃亡的路上走。奴隸們逃亡出來，於是就有進步的勢力去籠絡他們，如魯昭公三年：

齊晏嬰對晉叔向談到他齊國衰微的情形這樣說：公家所逃亡出來的奴隸，都因陳家的籠絡和優待都跑到陳家裏去了。

晉叔向對齊晏嬰說起他晉國的情形也是如此：說奴隸們聽到公家有所命令，就好像遇了强盜似的飛跑開了㊄。

這情形發展下去眞的是不得了。

孔老先生感到要挽回這一個頽勢，除了宣傳歸納的方法——忠以外，對於公家稍稍給予奴隸們以優待，施給他們一點恩惠也是相當必要的，於是他又倡導着一種演繹的「恕」法。

有一次：

他的高足——子貢對他說：國君對奴隸們多施點恩惠，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這算不算是國君的仁慈呢？

他的答復是：豈止仁慈？簡直到了聖的境界，像堯舜聖君都深憾沒有做到㊅。

他這樣特別把這一點來獎飾，也就是要激起做國君的特別留意到這一點。完全從鞏固國君政權基礎的一點上出發的。

後來他又從這里演繹出來了一條什麽做人的法則：

一個人要想自己站得住，就要幫助人家也一同站得住；一個人要想自己能通達，就要幫助人家也一同能通達㊆。

這話說得也實在够漂亮，只是也還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猶之乎他謹戒國君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也不得對奴隸們施點恩惠是一樣。

他這兩條法子，分開來看，各有各的功用，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是兩下緊相聯繫着的。所謂：

國君施點恩惠給奴隸，奴隸就可以歸向於國君。

也就是如他所說的：

國君待遇臣子要客氣，做臣子的就可以很忠心地來爲國君工作㊇。

因爲他這兩條法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所以他對他的學生曾參說：

「我們的道理是一貫的，並沒有什麼兩樣」㊈。

【參證】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㊁「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文言）㊂「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季氏）㊃「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章太炎所著之檢論三）又謂：「今世學者，只有演繹歸納二塗，前者據理以量世，後者論事以成理。其術至今用之，而不悟孔子所言，何哉？」（見章氏所著菿漢微言）㊄晏嬰說：「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均見左昭三年傳) ㊅「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孔注云：「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㊈「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所謂忠信

把上面的那兩句話換換字面子就成了：

主子施恩惠給奴隸們，奴隸們就會忠實的對主子。

也可以說奴隸們對於主子有了信任。

如果不這樣的話，奴隸們對主子就不會有信任，就不會忠實。

他老先生不是這樣說過嗎：

主子要使奴隸們對於他發生信賴：

第一，就要使奴隸們吃得飽；

第二，就要備有足够的兵器。

第三點就是要使國防鞏固，免得遭受强鄰的侵略；如果遭受强鄰侵略的話，奴隸們就要服兵役，

就要遭犧牲，這個，他們不願意，他們所深惡痛絕的。

這樣做到了，奴隸們自然會對主子發生信賴㊀。

奴隸們信賴了主子，主子的政權就不會發生動搖，就可以安如磐石。

並且還有許許多多想像不到的利益：

比如：

你待奴隸們寬，奴隸們信賴了你，以後你就怎麼樣來加重他們的工作，他們也會很辛勤的替你幹，並且還不會有絲毫不願意和不客氣的表示㊁。

反過來，假使你沒有取得他們的信賴，那可就不行了。

那你若加重他們的工作，他們就會不耐煩，說你對他們多番剝削，他們就會從你那里逃跑開來。

就分明是你對於他們的一種好好的說服，他們也會懷疑你，懷疑你在嚴厲的罵他們呢！

這關鍵，子夏可算得了孔老先生的眞傳，他了解得最清楚㊂。

本來孔老先生認爲奴隸們只可以供驅使，決不可以和他們多囉唆，讓他們有知識的㊃。

現在他們既然對主子有了信任，能忠實的對主子了；那麼，主子不僅可以加重他們的工作，並且還可稍稍給予他們以教育㊄。

當然，給予他們以教育，並不是貫輸他們以高深的學問，只是教訓他們如何忠實，不爲非作歹罷了。就好像管理耕奴的「田畯」一樣，能忠實的爲主子服務㊅。

孔老先生的所謂忠信就是如此。

【參證】㈠「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按論語正義云「……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空有兵籍，實則不足。」㈡「子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又「……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堯曰）又「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堯曰）㈢「子貢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張）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㈤「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㈥「……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又「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又按（田畯）見詩豳風七月：「田畯至喜」。

第五節　論靈魂和命運

談靈魂不滅

人死了，到底還有沒有靈魂的存在呢？孔老先生對於這一點似乎是存疑的。

他曾這樣表示過：

「關於神奇鬼怪的話，他是絕口不談的。」㊀

所以子路問起他怎樣敬鬼神？

他的答復是：

「安置生人的道理還沒有弄清楚，哪里就談得上敬奉鬼神呢！」

隨後子路又這樣問道：

人死後到底是怎樣的呢？

他又這樣答復着：

「在生的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哪里就談得到死後去呢！」㊁

對這問題，子路一再碰着他的釘子。

是不是孔老先生對這問題眞的一無所理解呢？

這倒並不見得。

如果眞的他對這問題一無所理解，那他爲什麼主張：

人們的父親或母親死了，不僅喪儀要辦得很隆重，尸體要裝斂得很好，並且還要呈着哭喪的臉素衣素食的來孝三年呢？

可見他對這事不但很理解，並且還相信人死後是有靈魂的；不然的話，他爲什麼要把死了的人安

排得這樣好，並且還要特別來孝敬呢！

也可見他是相信人死後有靈魂的。

只是有一點，

他雖然相信人死後有靈魂，但有個分別；就是：

他只承認貴族和自由民死了才有靈魂；至於奴隸們死了，那是沒有靈魂的。

這個，從他的下一個說法就很鮮明的表現了出來。

他說：

「只要貴族和自由民能够好好的孝順父母：父母在的時候，能够小心謹慎的來侍奉；父母死了，又能很隆重的祭奠，很隆重的埋葬；這樣顯出你對於父母的篤愛：那麼，奴隸們見了這情形，當然也就會肅然起敬，卽有反抗的意思，也就會消失於無形了。」㊂

他學生——曾參，對於他的這一番話不但很明白，並且還有相當深的了解，所以他對牠作了如下的發揮。

話是這樣說的：

「貴族和自由民隆重的祭奠他們的祖先，便可以給予奴隸們一種崇高的旨意，使得他們可以忠厚起來。」㊃

再明白的說，也就是：

他們對於歷代親屬靈魂之祭奠，既表示他們的高貴，也表示他們的顯赫，而為一般下賤的奴隸們所高不可攀的，奴隸們對之不能不肅然起敬。

這樣說來，孔老先生不是很淸晰的只承認貴族們死了才有靈魂的嗎？

所以後來荀卿也這樣說：

「那靠勞力來養活自己的耕奴和工奴們，他們死了是不具立宗廟的資格的。」㊄

他們死了為什麼不具立宗廟的資格呢？

原因就是他們不像貴族們在生前有那麼高貴的享受，所以死了也就不能成為精英，因之也就沒有立宗廟的資格。

【參證】㊀「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㊁「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㊂「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按論語正義云：「……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㊃「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㊄荀子禮論篇云：「……恃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命運支配一切

在另一方面，

孔老先生又講究所謂命運支配論。前面曾提起過，他老先生曾經走到宋國經過：

那宋司馬桓魋恨了他又在那里實習什麼禮儀，不是想要殺他的嗎？

他逃了出來，對着他的門弟子說：

「上帝給予了我這個使命，桓魋這混蛋，他不懂，要殺我，但他其奈我的命何呢？」㊁

後來他又走到衛國的匡地方：

這地方的奴隸大衆大概也聽說過，知道他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不但不滿意他，並且還用武力把他圍住，他恐慌得不得了。後來他不知怎麽的又僥倖的逃出來了，他對着他的門弟子誇着海口道：

「我的天命不該死，匡地方的奴隸們把我圍住了，又有什麽辦法呢？」㊂

又有一回這樣的事：

魯國季孫原來爲了子路幫忙魯君墮燬了他的費都，就很不耐煩子路；不料後來孔老先生的另一位高足——公伯寮又在季孫面前誹謗子路，於是使得季孫對子路就更加不滿意，但對公伯寮就特別信賴。

又有一位叫子服景伯的，他也是孔老先生的學生，憤憤然的走來，把這事告訴給孔老先生說：

「公伯寮這東西，他賣季孫的好，在季孫的面說子路的壞話，現在弄得季孫不信任子路，反而信任公伯寮了。我現在告訴給你老人家聽，你老人家如果認爲要懲辦公伯寮的話，我就可以盡我的力量把公伯寮的頭殺來示衆，」

孔老先生答復着說：

「我的維持社會的舊有秩序的主張，行得通固然要靠命運，就是行不通也是命運所在；但我相信

命運是叫我行得通的；既叫我行得通，那公伯寮這樣來討好季孫，又有什麽效用，他的誹謗能敵得過命運嗎？」㊂

他從這許許多多的經歷中，益發相信人類完全是受着命運支配的。

他由此還得出一些見解：

他這樣說：

紳士階級之所以不亂來，能好好的守着他的本分；就是紳士們懷得有三種的畏懼心理：

第一、上帝命令他過上層社會的生活，他怕上帝的命令，常然不再更有所奢望。

第二、所有的國君都是由上帝命定了的，他畏懼上帝，也就畏懼國君，故對於國君只有擁戴，決不敢存絲毫的侮奪心理。

第三、聖人是由上帝命定下來代替國君說話的，所以聖人說的話，也就是國君說的話；故對之也只有敬畏，也決不敢有絲毫的違拗。

但下賤的奴隸們就不這樣，他們就沒有這三種的畏懼心理：

你說所謂天命，他們不知道，更也無所謂畏懼；對於貴族階級，他們非常仇視；對於所謂聖人們的言論，他們認爲是在放屁；他們對於這一切，都存着一種藐視玩忽的態度㊃。

他們爲什麽會這樣的呢？

孔老先生並沒有明白的說。

只是後來他說了這麼一句；

「不知道自已命運所在的，就算不得是紳士階級呀！」㊄

他這話是有他的用意的。

這就是：

謹戒着魯季孫和宋桓魋他們，怕他們不安分守己，利用奴隸們的不滿心理，來對公室起反抗，侵奪國君的產業和權柄。

所以就叫他們知道自已所處的命運，是富還是貴，是貧還是賤，是生還是死；換句話說，就是原來上帝命定了他們怎樣就是怎樣㊅。所以他們不要心存妄想，不要本來是一隻麻雀子而非分的想去吃天鵝肉，那就不對，那就違反了天命；違反了天命，那就等於喪失了自已應有的身份，就不算是一個紳士階級。

這是孔老先生苦心孤詣的來倡導命運論的中心意思。

〔參證〕㊀「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㊁「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㊂「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按論語正義云：「……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疆

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己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㊃「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論語正義云：「……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敎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敎，是爲賢德之君。程氏瑤田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也。在……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㊄「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堯曰）㊅「子夏述夫子之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

第六節　論人性和他的教育主旨

上流階級人士的性才是善的

據子貢說：

他老師說文章方面的事，他聽到過，但老師說人性和天道方面的事，他就沒

有聽到過㊀。

這樣說來，好像孔老先生不關懷人性這問題似的。

其實不然，他老先生是關懷的。

只是他老先生說這問題，說的比較巧妙，不像孟老夫子說得那麼樣露鋒芒，所以不大爲人所注意。

比如他說：

「人的天性是很接近的，習慣就隔遠了㊁。」

初讀這話，頗有點使人不解。

所謂人性的接近，到底是和善接近，還是和惡接近？所謂習慣的隔遠，到底是與善隔遠，還是與惡隔遠？

但我們仔細一想，也不會不了解。

他的話雖說的那麼雙關，實實在在他的認定：

人的天性是和善接近，不是和惡接近；但是習慣則是與善隔遠，不是與惡隔遠。

但我們又想：

他既認定人的天性是與善接近，那他就無異乎承認人類有一個先驗的東西存在在人們的腦子裏，這先驗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善，所謂理。

不過也有一個區別，就是：有的善性多，有的善性少，有的可以說是等於零。

比如：

那些上等的人士，如國君及其他貴族，他們所秉賦的善性最多，理智最豐富，所以他們是支配階級，支配社會的一切；其次一點的人物，如從貴族墮落下來的平民㊂，或從平民升上去的做官的人，也即是管理奴隸的人㊃，他們屬中等階級，善性較少，智識也不怎麼豐富；孔老先生所說和善性接近的人，大概就指的這種人，這種人不能成獨立的局面，只是幫助國君及其他貴族來支配一切或統治一切。最下等的就是奴隸，他們可以說全無善性，只具惡念；所以非有上等中等的階級對於他們的鞭策和管理不可。

孔老先生說：

「上等的天才和下等的奴才，一個絕對的善，一個絕對的不善；一個屬支配階級，一個屬被支配階級；這兩個階級無論怎樣也沒有法子把他們更改」㊄。

只有那中等的階級：

你說他具有善性，可是又沒有上流階級所具有的那麼多；你說他不具有善性，可是他又不是下等的奴才，他也還具有善性；因之孔老先生只說這等的人只是和善性接近就是了。

同時這種只和善性接近的人，他搖擺不定，可善可惡的。他沾染了下流社會的習慣，就會成爲所

謂惡人；倘若和上流社會接近，自當就成爲所謂好人了。

他的門弟子——子貢，到底是得了孔老先生的眞傳的，所以他說：

「堂堂的紳士階級是最討厭和下流社會爲伍的；原因就是和下流社會爲伍，容易沾染下流社會的壞習慣」㊅。

【參證】㊀「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㊁「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但論語正義云：「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道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㊂左昭三年傳云：晉國「……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㊃據郭沫若氏的研究：「管理奴隸的人除奴隸領主自己的兄弟親戚之外，愈和奴隸屑接近的下層管事，照例是由奴隸提陞起來的順民。普通的官僚在古時稱爲臣宰，在初都只是奴隸的稱號。卜辭中屢見以多臣多宰從事征伐，或命臣以衆庶從事戰爭或耕稼的記錄，臣宰的初義在殷周還未盡失，愈朝後代走便愈塗上了光彩，……」（見羣衆九卷二十期）㊄「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論語正義云：「……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㊅「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

不堪教育的下層階級

孔老先生說了一句很漂亮的話，使得一般人都感到極大的愉快，幾幾乎都認為他是一位進步的教育家了。

他這話怎麼說的呢？

他說：

我們施教給人，不應該分什麼階級，凡願意來學的，我們總是盡我們的能力來教育他㈠。

這話真夠漂亮。

所以人人聽了都很高興，尤其是一般下層階級，他們直以為自己要交好運了，可能有機會在大教育家面前去受教，這是何等的幸福呀？

可是，可是，他老先生在另一方面又還說得有這樣的話：

一則說：

「下層階級的人只可以供驅使，決不可和他們多囉唆，使他們有認識」㈡。

再則說：

「奴隸們之所以下賤，之所以屬下流階級，就是由於他們死不肯學習。」㈢

三則說：

「奴隸們頂多只可讓他們有點技術的常識，決不可以使他們受到高深的教育。」㈣

總括的說起來，他的話的意思，就是認為奴隸們只是天生成的奴才，只要他們知道種田做工和當

兵的常識，又能忠實的替主子服務，這就很够了，用不着怎麼樣去教育他們的㊄。

至於那上流階級就完全相反。

前面說過，他們生來就很善良，就具有很充足的理性，他們不是聖，就是賢，都是絕頂聰明的人物，所以也用不着怎麼樣去受教育㊅。

只有那中等人物。

他們雖也和善性接近，雖也具有一些智慧，但比起上流階級來，還是差得很遠。

最不好的，倘他們一旦和下流階級接近，沾染了下流階級的惡習，那可不得了，那他們就會和下流階級一樣，什麼殺父殺君和其他叛亂篡奪的事都會幹得出來。

所以孔老先生認爲這一階級的人是非加以教育不可㊆。

而他老先生的學生也就以這一方面的爲多。

尤其高興的，他們不像下流階級，他們繳得起學費，有好的臘肉作爲敬禮。

他不是這樣說過嗎：

只要繳納學費，有好的臘肉作爲敬禮的，他們來讀書，我從沒有拒絕過，我都一一取錄了㊇。

但那一般下流階級的人是不是繳得起學費，有好的臘肉作爲敬禮呢？

當然不具此資格。

所以他老先生所收錄的學生，差不多都是些中等階級的人士。

因此我們就想到，

他前面所說的那句漂亮話，什麼教育不分階級，結果也不過是騙騙人，事實上他分階級還分得很清楚。

還猶之乎今日一般所謂民主國家說民主一樣，民主雖然說得好聽，原來也還有個限制，就是只有那有資產的人士中才有民主，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就休想有民主。

他老先生談教育也是一樣。

有時雖然也說得很好聽，說什麼不分階級一律施教；原來也還有個限制，只有那繳得起學費，辦得起敬禮的人士，他才施教；那繳不出學費辦不起敬禮的窮措大，大概頂多只可能站在他那好幾丈高宮牆外面聽聽㊈，想「親聆教益」那是太奢望了。

【參證】㊀「子曰：有教無類。」馬注云：「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衛靈公）㊁「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論語正義云：「……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瞑皆無知之貌。……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雖卒告諭，卽此章之義。」㊂「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季氏）論語正義云：「……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㊃「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王注云：「……小

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㊄孔子罵樊遲爲小人，就是因爲樊遲要去學農學圃。農圃乃小人的事情，堂堂的君子是不應去學的。又小人除從事生產工作——農圃——以外，還應當有從事戰爭的知識。所以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謂：「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均見子路）㊅「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又說：「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㊆「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意即加以教育，不致背畔。他本「博學於文」上面有「君子」二字，據正義應無此二字。㊇「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孔注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正義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㊈「……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子張）包注云：「七尺曰仞。」

教育的科目

孔老先生的教育科目分成了四系：

（一）德行，

（二）言語，

（三）政事，

（四）文學㊉，

但雖然是四系，可是其中的主旨只有兩個：

一個是「克己」，

一個是「復禮」㊁。

什麼叫做「克己」呢？

這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比如：

他老先生說：

富呀貴呀，都是大家所渴求的：但是在渴求中，各人要守各人的本分，不能非分的去渴求；非分渴求的話，就是不合道理；不合道理的渴求，自己就應該克制。

貧呀賤呀，都是大家所討厭的；但在討厭的當中，各人也應守各人的本分，不應去妄求富貴；妄求富貴的話，就是不合道理；不合道理的妄求，還不如安守着自己的貧賤㊂。

他叫人這樣來克制自己的欲望是有他的企圖的。

當時不是有許多新興的勢力，如晉國的六卿魯國的三家和齊國的田陳，都在向他們腐朽着的公室進攻嗎？又當時不是有奴隸羣不安於自己所受的壓迫而向外逃亡嗎㊃？孔老先生認爲這許多都不對，進攻的不對，逃亡的也不對，都是不安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如果能安守自己的本分，能克制自己欲望的話，哪得會非分的去進攻，非分的向外逃跑呢？早就如馴羊一般的在聽主子們的宰割。

所以他老先生認爲：

人們不論遭受了怎樣的壓迫，怎樣的困難，就即使被弄得流離失所，找不到飯吃，也應當克制自己，把握住自己這一點點的仁愛，不去爲非作歹，不去作種種非分的企圖㊄。

孔老先生還說了這麼一句話：

說他從沒有看見一個好德的人像好色一樣的那麼好㊅。

意思也就是要用德育來控制色慾。

不過，他這話是對誰說的呢？

如果是對當時的貴族階級說的，那倒應該。

因爲當時的貴族，如國君他們，娶妻一娶就是九個㊆，並且還要好男色，像衛君，不是寵愛過彌子瑕嗎㊇？像貴族們這樣的荒淫與無恥，倒應該克制克制：

但我們根據周禮上所說，貴族們娶妻妾所以要得許多許多，他老先生是闡揚周禮自命的，難道闡揚周禮自命的人，還會違反周禮上的說法嗎㊈？

這可見他老先生的那一番話並不是對貴族階級而發，而是對當時的平民階級而發的。

對當時平民階級而發，那可就有些不近人情。比如：

當時的平民們，他們爲了國君的私慾，被驅使到戰場上；除了在戰場上被犧牲的以外，即使未被犧牲的，也因戰爭的長延歲月，使得男女的雙方許久不能會面，人生的情慾毫無，這怎麼能叫他們去再加克制呢？

這完全是不近情理的，所以老墨說這是「殘人之道」⑩。

然而孔老先生要以此去教導學生，叫學生們去擴大這種「克己」的宣傳。

再看看他的所謂「復禮」的工夫。

這工夫前面已略爲提到過，就是叫人一舉一動合於規則，納於軌範。

然而怎樣做到這一點呢？

他的意思：

第一，就是要多讀點古書，多知道點古代的事情，這就可明瞭古代的規模到底是些什麽？他的「博學於文」就是這個意思⑪。

所以他主張讀「書」，又主張讀詩。

「書」裏面所載的，不是古代帝王的治績，就是古代帝王所發佈的統治國家的大道理，於是人們就得必讀；讀了可以知道怎樣修身，知道怎樣做個規規矩矩不亂來的人，又可以知道怎樣統治國家。

特別是「詩」，它感人最深。

讀了它不僅可以了解奉事父親和國君的道理；倘用音樂配合起來歌唱，像吳國公子季札聘問魯國，在魯國聽到了周樂，那眞是好極了，眞感人最深啊！如果時常這樣歌唱的話，眞正可以使得一個人不知不覺的聰明而正直起來⑫。

所以他老先生這樣稱讚着詩道：

三百篇詩，一句話說完，是沒有什麼邪念的呀⑬——

人們的心靈這樣純化起來，那——

第二點，行爲的約束，就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了。只要對於儀節，隨時講究，隨時練習，那人們的舉動也就自自然然的可以循規蹈矩的。這就是他的所謂「約之以禮」⑭。

心靈純化了，行爲又約束了，人們當也很自然的安於舊的社會圈子，那所謂叛亂篡奪的事就不會發生，世界就太平了呀！

孔老先生很高興地收受門徒，又毫沒有倦容的把應授的課程講授給他的門徒聽，他的用意也就是要使這舊的社會基礎獲得鞏固。

【參證】 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又孟子亦云：「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有、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公孫丑) ㊁見論語顏淵章，孔子答顏淵問仁。 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㊃「晉之六卿，乃晉之六族，即范氏、中行氏、知氏、趙氏、魏氏、和韓氏，因皆世爲晉卿，故稱六卿。後范中行和知氏皆滅絕，韓趙魏三氏益强，遂分晉而爲諸侯。魯之三家，即孟孫叔孫和季孫，因皆桓公之所出，故又名三桓。文公以後日强，昭公欲去之而被逐，三桓由是益盛。齊田氏，原爲嬀姓，自陳公子完奔齊後，乃稱田氏，曰田敬仲。其後子孫世爲齊卿，甚强，最後併齊。左傳

昭公三年，晏嬰說到齊國的情形：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叔向說晉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這都說明奴隸都從公室中逃亡。(五)「……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里仁）又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里仁）(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又謂：「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衛靈公）(七)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莊十九年）(八)衛靈公幸臣。(九)周禮一書雖不能認為西周或東周之作品，但其材料多少有一部分可靠。(十)墨子節用中云：「……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十一)見論語雍也章。(十二)見左襄二十九年傳。(十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十四)見論語雍也章。

第七節　漂亮的辦法

所謂「足食」

有一天，孔老先生帶了他的學生—冉有，跑到衛國，觀光了一下以後，便這樣說道：

衛國的奴隸羣多了起來呀！

冉有說：

多了以後又怎麼辦呢？

他說：

多了就應該設法去安定他們的生活，使他們稍稍獲得溫飽。

冉有又說：

使他們獲得了溫飽又怎麼辦呢？

他說：

使他們獲得了溫飽，就應該好好的去管教他們呀——！

他老先生對當時情形的確看得還淸楚。知道要管教奴隸蠢能忠實的爲主子工作，就得使他們穿得暖吃得飽；假使不這樣的話，不僅他們不會接受你的管教，不會忠實的替主子工作，有時還不免要逃跑呢？像衞國的奴隸羣之所以這樣多起來，其中當然有的是從戰爭中所獲得來的俘虜，有的還不也是在別的主子那里獲不到溫飽而逃跑得來的嗎？

所以他老先生和冉有的那一番對話，實際上還是維護主子而說的。不過，他這話雖然是維護主子的，但在原則上我們總應該承認這話是對的。因爲生活是人類活動的主旨，只有將它一天天來改善；假使不但不能改善，甚而至於還弄得衣不

暖，食不飽的話，那豈止管教說不上，什麼事都成問題了。

他這話本來還說的對，可是他在另一個地方又自相矛盾起來。

又有一天，

子貢問他怎樣主持政務？

他答復是：

第一，要做到使奴隸羣吃得飽；第二，又要做到國防能夠鞏固，這樣，才免得受强鄰的侵略，免得使奴隸羣常常要服兵役；於是奴隸羣才會對主子有信任，主子的政權才可以鞏固，你的政務才可以說是主持得好。

這一節話是不矛盾的。

可是當子貢問到他倆個「必不得已」的時候，他就矛盾起來了，他不僅國防可以不必講究，連奴隸羣的吃得飽吃不飽也不在乎，就是他們餓死可都不管，只要他們盲目的對主子的政權有信任就得了㊁。

這一來，可就顯出了他犄兒的原形。

顯出了他原來之要奴隸羣吃得飽，全然是爲了要使得奴隸羣對於主子的信任，拿了「吃得飽」達到奴隸羣對主子信任的手段，並不是眞的爲了對於奴隸羣的生活的改善，所以逼得無辦法連粉飾都無可粉飾的時候，索性並這手段也不要了，乾脆的就只叫奴隸羣對于主子的絕對服從和信任。

【參證】㈠「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子路）按正義引漢荀悅語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敎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據此可知孔子之所謂敎，只是以「桎梏鞭朴加於小人」之管敎而已。至於以前之所謂「博文約禮」，據此亦可知祇是「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而已。非引小人由中人再納於君子之塗明矣。㈡「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

他的人之發現——只是沒落了的貴族

有一次，

他學生樊遲這樣問着他道：

什麼才是「仁」呢？

他的答復：

愛人就是。

樊遲又問：

什麼才是「知」呢？

能了解人就是㊀。

能够愛人，又能够了解人，這就是要把人當作是人。

旣把人當作是人，那人就不是超人，也不是非人，這從當時社會變革的過程上講，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因然素來被認爲不是人的，現在也被認作是人，也居然有了人的意義。

然而，然而，我們若仔細來探究孔老先生的所謂「仁」的意義，似乎還沒有這麼純粹，似乎並不見得把所有的人都當作是人了。

我們知道：

在當時日趨崩潰的奴隸制經濟途中，不是有許多原來當權的貴族都沒落下來了嗎？

比如晉國欒、郤諸族就是；除了這之外，孔老先生自己也不能不說是一個。

依照私有制社會裏面的常情：

沒落下來的人和出身不好的人是容易遭受人家的白眼與歧視。

孔老先生是屬前一種。

因爲他老先生屬前一種，所以他最關切的也就是前一種，也就是那沒落了下來的人。

前已說過，所有當時各國的上層階級，也卽是當時的君子階級，他們不是和周族屬同一氏族，是同一個血統，就是各自有各自獨立的同一血統。

孔老先生最關切的只是那沒落了下來的人，也就是只關切那原屬同一血統的上層階級的人。

他以爲：

當時各國的上層階級應該團結，即使被時代所排落下來的人，也不應該對之以白眼，加之以歧視，也應該一律看待，好好的團結起來。

因之他揭出了「仁」。

這「仁」，又雖經他解釋着說就是「愛人」，但他的所謂「愛」，並不是如老墨所說的「愛無差等」的兼愛，還是「有差等」的偏愛。

換句話說：他的所謂愛，並非是對任何階層的人都要講親愛，而是當作喚起同一血統的上層階級的人的團結的一個口號。

他雖然說：

君子階級篤愛自己的親屬，則奴隸羣也就自然的講究仁愛了㊀。

前面已說過：

他這話的意思，也並不是把奴隸羣當作是人，給他們以仁愛；只是君子階級好好的篤愛自己的親屬，則奴隸羣也可被激勵起而提於厚道，不致發生叛變，

他接着不是說嗎：

流落在野的一班故舊，在朝的能够加以親睞，能够好好的把他們團結了起來的話，就可把奴隸羣被激勵起而趨向厚道，就不致使奴隸羣有種種不服約束的偷薄行爲發生㊁！

這樣說來，孔老先生所揭出的「仁」，雖然也有人的意義，也可反映出在時代變革過程中的「人之發現」；然而，也只是發現了沒落了的貴族而已；當時正正創造時代的人，還是從他的眼裏滑走了。

【參證】㊀「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顏淵) ㊁「夫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 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見同前)此與微子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文義同。包注云：「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

孔老先生的精神，積極也眞是積極。

「好古」的意思

他自己曾這樣說：

對於學習，從沒有厭足過；對於講授，從沒有疲倦過；並且發憤起來，不僅弄得飯忘記吃，連自己將要老了都不知道㊀。

他眞是把學習當作一件很快樂的事㊁。

這精神，很難得，值得人們的欽佩。

可是，我們應探討的，他們學習的到底是些什麼呢？

我們知道，他非常「好古」㊂。

大概所學習的，就是這些古香古色的東西。什麼「詩」呀，「樂」呀，「書」呀，「禮」呀，都是古代的一套㊃。

對於「禮」，據說他小的時候就很講究㊄，後來，不論是「周禮」，就是所謂「殷禮」，和「夏禮」，似乎他都花了許多工夫去蒐求了一番的㊅。

但其中他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周禮」。對於「殷禮」，他也不是興趣少，大概因為年代較遠，不大容易找材料㊆。周禮，不僅是他當前一代的禮，材料豐富，且經過制禮專家——周公旦，依照殷代的禮制，大大的制作了一番，更顯得有規模，他老先生對之當然更感興趣。

好笑的是：

他老先生對這種東西興趣的濃厚，濃厚到每天晚上在睡夢中，都夢見和周公旦會面，夢見和周公旦滔滔不絕的談論着「禮」；只是到後來，年紀大了，精力稍衰，才沒有再夢見了㊇。

可見他老先生對於「禮」是如何的神往。

禮與樂的關聯又很大。

他老先生對禮感興趣，對樂亦感興趣。

三百篇詩，他老先生就時常一面自己拉絃，一面自己歌唱，並且還要奏得合乎古代的「韶」「武」「雅」「頌」的音調㊈。

有時人家在拉絃歌唱，他老先生聽到高興，就想來附和，於是請人家：

「再來一個！」⑩

他在齊國也有過同樣的趣事：

他聽齊太師拉韶樂，聽到高興，使從他學着拉，學了三個月才學會了。但這三個月的悠揚韶樂，使他簡直忘記起要吃肉。後來他自己這樣說：

「哪知道韶樂的感人有這樣的深呀⑪！」

可見他老先生對於「樂」也是同樣的神往。

他老先生爲什麽這樣嗜好禮樂呢？

這當然並不平常。

他老先生的政治頭腦雖然頑固，但總算是有政治的頭腦的，他想拿古代殷商和西周一套維繫社會人心的道理和方法，用來安定當時變革中的社會。

如前面所說：

他想用「禮」來約束人們的行爲，用樂來純化人們的心靈。

於是人們就可回復到原來的社會圈子。

孔老先生的意興，有時也想顯出他的無所謂，表示出他的自在逍遙。

像他學生曾點說到他們自己的志趣：

在正穿袷衣的春光明媚的四月的天氣裏，邀五六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六七位年輕的小夥子，到

沂水地方游泳後，又到附近的雲壇去跳跳舞，然後再一路歌聲悠揚的走回來。

曾點這樣說，他老先生表示很樂意㈩㈡。

似乎也很想「忘懷得失」一般的；然而，這也不過是他失意時一個想法，實際上，他哪里忘懷得了呢？

他腦子裏還充滿着安定現實的計劃呀！雖然他不可能安定得了。好像一般想要拖着時代往後退的人一樣，總要這樣頑固到底。

【參證】㈠「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爾？』」（述而）又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同前）㈡「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又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前）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又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包注云：「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㈤「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㈥「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㈦「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㈧「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

見周公，欲行其道也。」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⑼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⑽「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述而）注云：「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述而）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 ⑿「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先進）正義云：「……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

下　墨子的思想

第一節 墨子的生平

墨子的簡歷

墨子的名字叫墨翟，他的學生都尊稱他為「子墨子」，後來許多人也就稱他為墨子，好像稱孔丘為孔子一樣。

有人說：

墨並不是他的姓。

但為什麼又叫他做墨翟呢？

據說這和他的出身與意向有關。

古代本來有一種刑罰，叫做墨刑的。就是將犯了罪的人，用刀把他的面額劃破，再用黑色的墨塗上去，使面額顯出一條條的墨痕來。

之後便把他作為奴隸使用，做種種的生產工作㈠。

翟是一種長尾巴的鴙鳥。

據說當時在野外做生產工作的奴隸，就用這種鳥的羽毛編織做帽子戴㈡。

我們考察墨子的身世，他的確是由這種人出身。

所以有人稱呼他說，他是屬奴隸羣的㊂。

既在奴隸羣中，到底是做怎麼樣的生產工作呢？

他不是會製造能載五十石重的車轄嗎？他大概在奴隸羣中是個製車的工匠㊃。

他是什麼地方人？這可分兩說：

有人說：他是宋國人；也有人說：他是魯國人：

但據多數學者的研究，還是後一說可靠，他本是魯國人㊄。

談到他的生和死的年代，也不能十分確定。

也據多數學者的研究：

他大概生在孔老先生死的前後，約當公元前四七八年左右：死在孟老夫子生的前後，約當公元前三九二年左右，得年約八十歲上下㊅。

【參證】㊀江瑔「讀子巵言」曾辯墨翟非姓墨。據近人錢穆氏的考證：「蓋墨者。古刑名也。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額也。』尚書周禮孝經漢書諸注疏，均以墨爲黥罪，刻其面額，涅之以墨。墨家之墨，即取義於斯矣。夫墨尚勞作，近於刑徒。古者身嬰重罪，並籍家族爲奴。又有無力贖罪，則身沒爲奴婢。故輿僚台僕，咸爲嬰罪之人，而童僕奴隸之名，咸由罪人而立。漢儒解周禮亦曰：『今之奴婢，即古之罪人也。』左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爲皁隸』，此因滅族而沒爲奴隸也。又言：『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此因犯罪而沒爲奴隸也

。奴隸之在古代，蓋殊習見，且爲社會重要之一部。而墨家則乃以奴隸之爲道唱於一世，以與儒術相抗行也。」（見所著先秦諸子繫年第三十一）　㊁錢穆氏考證：「翟者，說文：『山雉尾長者。』古之野人，以翟羽爲冠飾。知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則冠雞羽爲鄙人，非儒服可知。翟羽亦雞羽之類耳。」其自注云：「葉德輝曰：『今漢武梁祠石刻畫像，有……子路雄冠佩劍事，冠作雉形。』」據此則墨者冠翟，正猶子路野人之雄雞冠矣。」（見前附條）　㊂「……穆賀……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貴義）　㊃「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同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㊄說墨子爲宋人，因墨子曾仕宋的緣故。據孫詒讓墨子後語：實爲魯人。　㊅據錢考：「余考墨子止楚攻宋，在楚惠王四十四年後，五十年前。時墨子年三十餘，下逮周安王十年（即公元三九二），墨子當死於其時，年壽盜踰八十。上推墨子生年，當在周敬王之末年（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他在位四十二年時，即公元前四七八年），或猶及孔子之未死也。」（見繫年第三十一）

思想的轉變

墨子既生在講究周禮的魯國，又適當周禮經過孔老先生和他的門弟子大肆宣傳之後，當然呈現着一種活躍的景象，所以他在少年的時候，不免受了些他們的影響，並且也還跟他們學了一套。

後來，他的年歲稍大，智識稍開，深深地感到這種的講究禮節，又麻煩，又費事。最不好的，就是使得奴隸羣受害不淺。

比如：

貴族們死了父親或母親，把葬儀辦得那麼隆重，喪事辦得那麼熱鬧；然而，然而，這許多的用費到底是哪裏來的呢？、

那除了對於奴隸羣的加重盤剝外，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於是墨子發見這一套，不但沒有用，並且還對大衆有害；馬上改弦更張，把這一套捨棄，另外講究一套與大衆有利益的東西。

這個，就是傳說他要效法原始時代禹酋長的精神的所在㊀。

有人說：

禹酋長曾經爲了大家的利益，不辭勞苦，不避風霜，去把河流疏通了一番；結果不是弄得腿脛和腿肚上的小毛都脫落了嗎㊁？

墨子覺得這樣很對，便來學習他的這種爲大衆服務的精神。

於是他不像孔老先生：

自己硬要擺出上流階級的派頭，講究些什麼穿衣吃飯的一套㊂；他的是大衆化，布衣草鞋，粗飯淡食㊃，辛勤的爲大衆服務㊄。

【參證】㊀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㊁「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莊子）㊂孔子之講究穿衣吃飯，見論語鄉黨章。㊃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莊子）又墨子對公上過說：「……量服而食，……」（呂氏春秋高義）㊄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莊子）

組織的建立

墨子思想這一轉變，當然就和孔老先生成了敵對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維護貴族，墨子則反是，他就甘和下層社會爲伍㊀，來反對貴族。

同時墨子還感到，要進行反對貴族，也並不怎麽容易，非有嚴密的組織不可。

於是他便建立起組織，把所有的學生都組織起來。

他就是這組織中的領袖，稱做『鉅子』。

後來繼承他在這組織中當領袖的，還有孟勝田襄和腹䵍他們㊁。

這組織眞相當嚴密。

我們看他的學生就可以知道：

他的學生，都能吃得苦，耐得勞，並且都不怕危險。

有時墨子叫他們推行工作：他們不管前途有怎樣的困難，怎樣的刀槍林立，火光冲天，他們總想法去克服，來完成他所交給他們的任務㊂。

並且組織中的每一個人都能遵守組織中的紀律。

比如，他組織中有這樣一條：

凡信奉墨子的思想，做墨子的學生的，他如果殺了人，就得抵命；傷了人，就得受處分。

腹𪏆大概是墨子的三傳弟子吧：

他做了這組織中的領袖——鉅子，但他兒子在秦國殺了人，當時秦國的惠王姑念腹𪏆只有一個兒子，不想殺；然而腹𪏆，爲了貫澈墨家的思想與主張，還是很堅持的請秦惠王把他的兒子殺了㊃。

這是何等大公無私的精神！

我想：

腹𪏆如果是接受了孔老先生的家法的，他一定就要替他的兒子把這事隱瞞起來，哪裏會硬要把兒子拿去正法呢㊄？

【參證】㊀「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如賓萌，未能求仕。……』」（呂氏春秋高義）㊁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淮

南子泰族訓）㈣「墨子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

㈤「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反對侵略

墨子對於反侵略是很不遺餘力的。大概是公元前四百四十年左右吧㈠：

魯國的建築師——公輸般，跑到楚國，替楚惠王造了一種雲梯，預備攻打宋國。

墨子聽到這個消息，，甚爲不快！

便立刻從魯國動身，走了十天十夜，把脚的底皮都走破了，只得裂下自己的衣裳，將脚裹着再走。

這樣趕到了楚國的郢都。

到郢都以後，先把公輸般說服，又再去說服了楚王，這樣才打消了他們攻宋主意㈡。

當墨子將要到楚國去的時候，他想道：

萬一說服不成，楚王硬要攻打宋國，那又怎麼辦呢？

這不能不早爲準備。

於是他便打發他的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攜帶着他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等待着楚兵的到來㊂。幸而他去後，一下便把楚王說服了，楚王就沒有派兵去攻打。

由是，墨子以爲楚惠王這人還開明，至少還可以說話，就把他的著作獻給楚惠王看。他的意思：

倘使楚惠王讀了他的書，同意了他的意見，要請他在楚國工作，他就好先來把楚國改造一番。

誰知楚惠王這人不但不開明，並且還是個相當頑固的份子。他口裏雖然稱讚着墨子的書寫得很好；但骨子裏認爲墨子的出身不好，不該是由奴隸出身的。同時墨子的這一套思想和主張，又只是於奴隸羣有利益，於貴族們沒有利益，於是楚惠王便沒有叫他在楚國工作。

這意思，墨子本不知道，是楚惠王打發他的臣子——穆賀，去辭退墨子的時候，墨子從穆賀的嘴裏探聽出來的㊃。

【參證】㊀據錢穆氏考證：墨子止楚攻宋，約當周貞定王二十五年，楚惠王四十五年左右，亦即公元前四四四年左右。（見所著先秦諸子繫年第四十二）㊁墨子止楚攻宋，除墨子公輸篇載其事外，呂氏春秋愛類篇這樣說：「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故荆輟不攻宋。」又淮南子修務訓亦載此事云：「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

，……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墨子公輸篇載墨子自齊往楚，實自魯往楚。㊂墨子公輸篇載：「墨子赴楚，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守宋」，並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㊃「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惠王，獻書，惠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不用，使穆賀以老辭。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貴義）據錢考：「余謂墨子止楚攻宋，與其獻書惠王，蓋一時事。初本爲止楚攻宋而來，楚既聽其說，乃獻書期大用。既不得意，乃遂歸魯。其事至晚，不踰惠王五十年，則差可定也。」（前著第四十二）

科學家——墨子

墨子不僅是精於工藝，並且他還是一位工藝科學家。

他除製造了許多的兵器外，他利用力學中分力的道理，發明了飛得起的木鳶㊁；又利用物質的分子力，發明了可以載得五十石重的三寸車轄㊂。

因爲他有着這種的科學頭腦，所以他對於什麼事都非常認眞，都講究具體。

有一天，

墨子走去問着孔學派的儒家道：

爲什麼要有音樂呀？

那人答道：

爲了快樂，才有音樂！

墨子說：

你這答復，我不滿意！

假使現在我問你：爲什麼要有屋子？你說：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避暑，並且有了屋子，男女之間也不致於混雜，也有個分別。你如果這樣答復着我，我就知道屋子是作什麼用的，我就滿意！

現在我問的：爲什麼要有音樂？你說：爲了快樂，才有音樂。這答復我不滿意！這無異乎我問你爲什麼要有屋子？你說因爲要有屋子所以才有屋子；這話豈不太抽象太不具體了嗎㈢？

又有一回這樣的事：

楚王的臣子——葉公子高問着老先生說：

主政要主得好，應該怎樣？

孔老先生答道：

主政要主得好，遠的能够親近，舊的能夠新起來。

後來墨子聽到這回事，便認爲孔老先生的這一答復並不具體。

墨子這樣說：

葉公子高固然問的也問得不怎麽精細，但孔老先生答的也答得眞抽象：難道葉公子高不知道主政要主得好，是要使得遠的能够親近，舊的能够新起來嗎？他所要問的，就是要知道爲什麽能做到這樣子呀㈣！

孔老先生說話總是這樣叫人摸風的，在墨子就感到不滿！

當然，墨子是有科學頭腦的，對於什麼事情都喜歡追問它一個究竟。

孔老先生則反是，他的頭腦很頑固，所以最怕面對現實；什麼事情只想說過概念式的明瞭就好，不想怎麼樣說得具體與仔細。

並且說到工藝一方面的事，孔老先生尤其感到厭惡。

他的學生——樊遲不是問過他關於農藝和園藝方面的事情嗎？

他就不該樊遲問這方面的事，就罵樊遲是個「小人」㊄。

他討厭技藝，更討厭技藝的改良與進步。

所以後來孔學派人士作了一個這樣的規定：

「凡談改良技藝來擅惑羣衆的，應受殺頭的處分㊅。」

可見他們是如何的不求技藝的進步。

他們只願意爲上流階級捧場，去做那些虛無漂渺的所謂形而上的工夫，決不能像墨子這樣，面對現實，去爲下流階級服務，做那些被認作爲形而下的實際工作㊆。

【參證】㊀造木鳶的故事，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至木鳶之製成，據陳文濤君謂：「木鳶當係輕木所製，爲後世之紙鳶，鳶之橫廣長空，與他種飛鳥姿勢大異，蓋以翼之斜面，適對風之方向，又垂翼翅以迎風，使生合力以上游，與他種飛鳥以翼打擊空氣無異；木鳶之製，若亦取象

乎此，則當時已明分合力之理矣。」(見所著先秦自然科學概論第六章註一) ㊁造車轄之事，見魯問篇。至其製成，據陳君云：「墨子常稱車輗引重之巧，按說文輗，大車轅專持衡者，戴氏震謂：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轅專持鬲，其關鍵名輗；輈端持衡，其關鍵名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而後行，輗軏似不過一種栓木。」(見同前註二) ㊂「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公孟篇) ㊃「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按葉公楚卿，楚新得蔡地，故使出鎮。㊄見論語子路章。㊅按禮記王制篇云：「作奇技淫巧以惑衆者殺。」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墨子的晚年

據說後來墨子到了宋國。

宋昭公因爲感激他救了宋國，便給他一個大夫的官職㊀。

不料，做這大夫官，遭受了宋國保守派——司城子罕的嫉妒，曾一度被囚禁在牢獄裏㊁。

不過，這些事蹟，也不見十分可靠，也沒有實際材料作根據，只有後來人對他有這麼的傳說。

在公元前四百一十五年左右，適當魯國魯穆公主政的時候，墨子和孔老先生的孫兒——子思都在、

魯國，大概兩人因為思想和立場的不同，彼此之間沒有打過什麼交道㊂，之後，墨子便到齊國。

適逢齊大王——田和正預備攻打魯國，墨子走去便把他諫阻了㊃。

八十歲左右，他又跑到楚國，住在楚國的魯陽城。

又適逢楚國的魯陽文君正計劃攻打鄭國，他又打了許多的比喻給魯陽文君聽，叫魯陽文君不要去攻打㊄。

後來大概墨子也就死在楚國㊅。

他的著作：

據漢書藝文志上載，說有七十一篇，但現今只存有五十三篇；並且在這五十三篇中還有許多靠不住——是後人所添加的㊆。

【參證】㊀史記孟荀列傳載：「墨翟為宋大夫。」據錢考：墨子若仕宋，應在他止楚攻宋後，即當宋後昭公四十年左右(前著第四十四)。㊁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又據錢考：子罕有二：一在春秋魯襄公時，一在戰國初年，此子罕乃後者。又謂：「鄒陽浮辯士，獄中上書，又不能無疏謬造托。宋囚墨翟，僅見稱引，恐未必為信史。」(均見同前) ㊂魯繆公重視子思，事見孟子。墨子魯問篇，有魯君和墨子的談話，據孫詒讓說：「以時代考之，此魯君疑即繆公。」可見墨子和子思這時均在魯，只是兩下沒有什麼往來。㊃事見墨子魯問篇。

㊄事見同前。㊅據錢若第六十一：「今綜述墨子生平，南至楚，見惠王，在四十年前。北仕宋昭公，見逐，近六十。其後又居魯至齊，見田和，已踰七十。重遊楚，居魯陽，則八十外老人，墨子殆終於楚也。」㊆墨子書如親士到三辯等七篇乃僞作；經上下、經說上下、和大取小取六篇，據莊子天下篇乃「別墨」所作。

第二節　墨子的世界觀

他的對於事物的看法

住在魯國南邊有一個人叫吳慮的，他冬天裏燒窰，夏天裏種田，他這樣生活着，自以爲是古代的舜曾長。

有一天，墨子走去訪問他。

他見了墨子的面，劈頭一句就這樣說：

義呀！義呀，那還用說吧！

墨子聽見，感到不舒服，便反問他一句：

吳先生！你說義呀義呀，是指有能力去幫助人家，還是有財產去分給人家呢？……㊀

又有一次一位孔學派人士，叫公孟子的，這樣對着墨子說：

大凡一個君子，必定要說古代的話，穿古代的衣，才算得是一個仁愛的君子。

墨子聽了又頗不高興！

他連忙打着比喻給公孟子聽道：

箕子微子和費仲他們，都是商紂王的臣子，都說着同樣的語言，那爲什麼箕子微子都仁愛，而費仲又不仁愛呢？

同樣，周公旦和管仲，他們是兄弟，都穿着同樣的衣服，爲什麼說一個好，另一個又不好呢？

據這樣，可見一個人的仁愛不仁愛和好不好，並不在乎說古代的話，穿古代的衣呀㊀！

× × ×

墨子住在楚國的魯陽。

有一天，

魯陽文君這樣對他說：

曾經有一個人對我說起忠臣，叫他伏下就伏下，叫他仰起就仰起，呆在那裏，連一句話也不說，呼喚起來便馬上答應。這算不算得是個忠臣呢？

墨子聽了好笑。

這哪裏說得上是什麼忠臣呢？

叫他伏下就伏下，叫他仰起就仰起，那只有人們的影子才是這樣：人們伏下，影子伏下；人們仰起，影子仰起。

呆在那裏，連一句話也不說；呼喚起來便馬上答應；那就好像一個鐘，不打一聲不響，打起來琅琅的響。

假使你的忠臣都是影子和鐘，那你要這樣的忠臣幹什麼呢？……㊂

× × ×

墨子的這三段談話，人們讀了雖不免要發笑，但說明了他一個觀念；這個觀念就是：

他對於一件事情，反對從形式上去探討，而應該注意到它的實際內容。

就說義吧：要注意義的實際；

說仁吧：要講究仁的實在；

說忠吧：也要注重忠的具體事實。

這樣，仁和義和忠，才不是空說，才是眞的有內容的。

同時也就說明：

義和仁和忠都不是產生於人們的頭腦，而是產生於人們對社會活動過程中的具體事實。

所以說：

有了「事實」，才發生「觀念」；

有了「內容」，才顯出「形式」。

還是墨子對於當時社會一個基本的看法，也可以說是墨子的世界觀。

〔參證〕㈠「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能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魯問篇）……表刪節。㈡「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之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服或仁不仁，然則不在古服古言矣。」（公孟篇）㈢「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墨子魯問）

倡導客觀精神

孔老先生一派人，最喜歡憑他們的主觀，仁呀義呀的說這個又說那個，把「仁」「義」兩字說的天花亂墜，好像頭頭是道。

但對於社會上真實所發生的許多不仁不義的事呢？

他們又好像不會看見似的。

比如：

齊國的陳成子把齊簡公殺了，孔老先生只是認為在名分上不應該這樣，做臣子的怎麼殺起國君來呢？於是便主張魯君去討伐㈣。

他不想想，去討伐又是對的嗎？

你為了一個國君的被殺，你要興兵動衆的去討伐，那就不免有許多人的死傷，有許多人的受饑餓，並且還要使他們受凍受熱，弄得男女雙方許久不能會面㊁，這難道又是應該的嗎？一個國君被殺，你看見；這許多人要被屠殺，要遭受痛苦，那為什麼你又沒有看見呢？並且齊簡公也並不是什麼好的國君，也是無惡不作的，怎麼不該殺呢？怎麼要為了他而要傷害許多人呢？

所以孔老先生一味的主觀行事，對於什麼事每每只朝一面想，不朝全面看。

墨子便不然：

他不高興這樣，不高興這樣不顧實際，不看一個事物的全面。

他不是會經這樣比喻着說嗎？

有一個瞎子說，

鉅色是白的，

黔色是黑的。

就是明眼人聽了，也不能說這瞎子說錯了，的確他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若眞的把鉅黔兩個顏色，拿給這瞎子看，叫這瞎子去分別它的白黑，這瞎子反而分辨不出來了。

因之墨子這樣說：

這瞎子分辨不出鉅黔的白黑，並不是在名義上不知道，而是在實際上分辨不出來呀！

現在一般的所謂君子階級也和這瞎子是一樣的。

他們天天談什麼仁愛，不也是談的頭頭是道嗎？就是古代的禹曾長和湯曾長聽到了，也不會認爲他們談的怎麼不對，還認爲他們談的非常之對。

可是不然！

叫他們在實際上去分辨什麼是合乎人道，又什麼是不合乎人道，那他們又懵然無所知了。

於是墨子又這樣說：

他們分辨不出社會上什麼是人道，什麼是不人道，也並不是他們在名義上不知道，而是不肯從實際上去了解呀！㊂

墨子這樣批判了孔學派的觀點之後，作了一個簡短的結語。

這結語是這樣說的：

人們說的話，顧到了實際的就對，沒有顧到實際的就不對；沒有顧到實際而要來自以爲是的話，那就是瞎說㊃。

在今日說來，也就是犯了主觀的毛病！

【參證】㊀見論語憲問章。㊁語見墨子節用中。㊂「今瞽者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

，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貴義篇)㊃「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者而常之，是蕩口也。」(耕柱篇)又貴義篇亦云：「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者而常之，是蕩口也。」

第三節　墨子的了解事物的三條方法

墨子的觀點，我們知道了。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他的了解一切事物的方法。

第一條了解事物的方法

他的方法計有三條：

第一條：

從前人所經歷的成果中來了解事物㊀。

意思就是叫人們去學習前人的經驗。

但是不是他認爲前人經歷的成果都是好的，都應當全部接受過來呢？

那也不是的。

他的意思，如果前人經歷的成果是好的，對的，而爲今日我們所用得着的，就接受過來；如果是不好的，不對的，而爲今日我們所用不着的，當然就應當捨棄不要。

他不像孔老先生：

孔老先生一味的迷信古的，什麼事情只稱述古代的好，想把這古代的東西無條件的拿來全盤接受，決不需要創造什麼新的㊁。

墨子就根本反對這樣。

比如：

公孟子對墨子說：

大凡做個君子，只稱述古代的好了，自己不必有所創作。

墨子說：

那不對！

我的意思，如果古代的是好的，當然可以稱述，可以接受；假使現在有好的，當然就得適應時代依照現在的做，這樣，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㊂。

又有一次：

彭輕生子這樣對他說：

以往的事，我們可以知道；將來的事，就很難得了解。

墨子聽了，又大不謂然！

連忙的比喻着道：

假使你的父親或是母親，在百里以外的地方遭遇了危險；你如果在一天以內趕得去救，就沒有問題；倘趕不及救的話，那可就危險了。現在這里，跑得快的車馬也有，跑得慢的車馬也有，你要去趕上救你的父親或是母親，你還是預備選擇哪一輛呢？

彭輕生子答復：

那當然坐跑得快的那一輛去。

墨子就說：

啊！既然這樣，憑你已有的經驗，知道哪一輛可以趕得及，哪一輛就會趕不及；那不就是了解了將來嗎？怎麼說不可以了解呢㊃？

這樣說來，墨子的這一條——接受前人經驗的成果的方法，並不是無條件的全部接受，而是有批判的部分接受。

就即使他對孔老先生的思想，他雖然不遺餘力的攻擊和反對，但他也認為並不是一概可以抹煞的。

他曾對人這樣表示過：

孔老先生當然也有值得稱述的地方，我哪得不稱述呢㊄？

這是何等的一種求眞理的客觀態度。

【參證】㊀「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非命上) ㊁「……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又「……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見同前)又「……述而不作，……」(見前同) ㊂「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 ㊃「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來。」(魯問) ㊄「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也。鳥魚可謂愚知，禹湯猶云因焉。今翟無稱求孔子乎？」(公孟)

第二條了解事物的方法

孔老先生一派人有一個這樣的認定：

他們認定人類中有天才，並且有天才的人就具有先天的知識㊀；有了先天的知識就可以爲所欲爲，就可以今日矯枉這樣，明日訂正那樣，就可以把整個的社會矯枉得訂正得符合自己主觀的願望。

比如：

他們見到社會上的名分有所紊亂，不是想來訂正一番嗎？

意思也就是要把社會訂正得符合是原來的一套。

又他們雖也注重學習，但也只不過是學習些古代的「禮」呀「樂」呀之類，來輔助他們做訂正社會矯枉社會的規範；並不是想從生活的學習中去了解社會一般所感覺的實在。

墨子就不是這樣的。

他就根本上不承認有所謂天才，因而也就不相信有什麼先天的知識，更也沒有想到要把它拿來作矯枉訂正等等的工夫。

所以他的第三條方法，和他的第一條差不多，也是非常客觀的。

這方法是這樣的：

不承認有先天，只承認有後天，只承認後天的大衆一般所感覺的實在才是可信託的實在[2]。

比如：

大衆一般感覺着沒有命運，只有人力，我們就不應當相信命運，只應當相信人力[3]。

又：

大衆一般感覺侵略不好，需要和平，那我們就應當反對侵略，倡導和平[4]。

又：

大衆一般感覺厚葬久喪是不對的，是浪費財力和物力的舉動；我們就只能依從大衆一般所感覺的

意見，反對厚葬久喪，而實行薄葬短喪㊄。

總之，墨子的對於社會的認識，就是以大衆一般所感覺的實在作爲我的基準。大衆一般感到有，便是有；感到沒有，便是沒有；大衆一般感覺對，便是對，感覺不對，便是不對。

這樣來，把自己的主觀化爲大衆的客觀，把個人來服從大衆。

【參證】㊀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又云「上智與下愚不移」，均見論語。㊁「……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非命上)又云：「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明鬼) ㊂「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非命中)又：「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非命下) ㊃「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耕柱) ㊄「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節葬下)又：「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

墨子的第二條方法：既是拿大衆一般所感覺的實在，作爲眞理的標準；因之，

第三條了解事物的方法

他的第三條方法，也就是：

拿這個標準，來建立起一切社會制度；

制度建立起來之後，我們再看：

這所建立的一切，對於一般的反映又是怎樣的。

換句話說：

這是否符合國家的利益，百官的利益和一般人民大衆的利益㊁。

如果這所建立的：沒有符合國家的利益，百官的利益和一般人民大衆的利益；那麼，這所建立的制度就要不得；那不是沒有依照一般大衆所感到的實在作爲標準，就即使依照了，也不是什麼完整的，也不過是部分或是更改過了的；因之，在實際應用時，就見不到對於大家有什麼利益。

比如說吧：

當時的貴族階級，墨子稱之爲王公大人：

他們對於自己的親戚，就即使沒有什麼功績，也得賞賜的非常多；

他們爲了自己的享受，不管國庫裏空虛不空虛，他們還是要備好的車馬，好的皮衣服和其他各色各樣的珍珠寶貝；

他們又不管奴隸們的怎樣受苦，只要爲了他們可以享樂，他們還是鞭策奴隸們替他們建造美好的宮室和製作悠揚的音樂；

他們死了，也還有許多的講究：

他們不僅要有好的棺槨，還要用好的皮衣服來裝斂；在生的時候，就講究建立有亭臺樓閣的花園，死了也同樣的要把墳墓修飾得挺華美㊁。

這許許多多：

在他們，當然感到極端的愉快；但在一般人民大衆則只感到很深的痛苦㊂。

因爲他們的快樂是建築在人民大衆的痛苦上了。

於是：

使百官感到不愉快的，就是使他們担負的太多；而使人民大衆感到難受的，就是把他們盤剝得太厲害，使得他們要受餓受凍。

百官担負的太多，人民大衆又要受餓受凍，這樣，還像什麼國家呢？

既不像國家，也談不上有國家的利益。

在這情勢之下：

還要來講究什麼親親呀，還要來制禮作樂呀，厚葬久喪呀，那就直等於「助紂爲虐」，遠離了人民大衆的利益的。

遠離了人民大衆的利益，人民大衆當然感到不高興。

墨子到底是站在當時人民的立場的。

他認爲：所有的一切創制，都要以一般大衆所感覺着的實在作爲標準；這樣，才能「中萬民之利

」，才爲萬民所歡悅。

【參證】㊀「……於何用之？發而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㊁「……王公大人……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七患) ㊂「民苦於外，府庫單（盡也）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見同前) ㊃「爲宮室，則……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辭過)

對於他的這三條方法的認識

對於墨子的這三條了解事物的方法，我們雖然已有明瞭，但我們對它有些什麼樣的感覺呢？

有人就說：

這三條方法中，第一條方法倒是很好的，人們應批判的接受前人所經歷的成果。

稍感有問題的，就是那第二條和第三條。

就第二條來說：

拿一般大衆所感覺着的實在，作爲認識眞理的標準。

那麼，墨子認爲：一般大衆感覺着有鬼神㊀，難道眞的就有所謂鬼神嗎？

所以這標準也不見怎麼靠得住。

至於第三條：

所有一切創制，均應以一般大衆感受到利益爲前提。

這本來是無問題。

只是墨子認爲音樂，對於大衆一般感受不到利益，便大肆反對㊁。難道音樂眞的是無用的東西而應當捨棄的嗎？

這也並不見得。

只要不是「靡靡之音」，倘是提高民氣的音樂，還可以使人鼓舞感動，奮發有爲，還應當來特別提倡呢！

這樣說來，墨子應用這兩條方法來說明一切事物，似乎還頗有點問題。

當然，由今日我們來推想，的確是有問題；不過，我們若從他的時代想之，也就不會感到有什麼問題了。除了他的說明有鬼神，我們另行研究外；他的反對音樂，確乎有他的道理，因爲當時的音樂，只是貴族的專享品，人民大衆被盤剝得衣食都無着，音樂哪里分得他們還有份呢！

所以我感到墨子的這三條方法，從他的時代上講，確有他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對於當時正流行着的許多不正確的反動的意識，作了一番嚴竣的批判。

比如：

孔學派的人士，對於前人所經歷的成果，而尤其是西周人的，他們主張全盤接受；墨子便不這樣，他主張有批判的部分接受。

又孔學派人士無論做什麼事，總喜歡憑主觀，他們見到社會的情勢已經不是原來的一套嗎？於是就想憑自己的老一套的意見把社會去安排一番，這樣，就是他們所鄭重提出的所謂正名分；墨子就不是這樣，他是相當客觀的，他對於社會事物的認識，首先從人們的感官出發，並且他的從感官出發，並不是某個人的，而是大衆一般的，而是以大衆一般感受到利益和感受不到利益作爲標準的，所以和孔老先生不一樣。

也可以說：

對於認識社會事物的興和敗，孔學派人士是站在當時貴族的立場爲主，墨子則反是，他是以當時人民大衆的立場爲主。

墨子和孔老先生的不同，最基本的地方也就在這一點。

因之，我們了解墨子的這三條了解社會事物的方法，我們也應從他的這一基本的立場上去了解。

這方法，缺點是有缺點的，但確也不能忽略了這方法在他的時代中的進步意義。

【參證】㊀見明鬼篇。㊁見非樂篇。

第四節「偏愛」「全面愛」與「反侵略」

全面愛的「兼愛」

我們已經知道：

孔老先生爲了要團結這同一血統的君子階級，也卽是當時已沒落的和行將要沒落的一班貴族，於是便倡導「仁愛」。

這「仁愛」的意思就是「親親」，就是孔老先生叫出來團結貴族們的一個口號。

墨子的立場到底不同，他便反對這樣！

他以爲：

人們不應該只看見少數人，不看見多數人；不應該只團結少數人，不團結多數人。

仁愛的意思應當廣泛與普遍。

如果仁愛的意思是孔老先生這樣狹窄的來解釋的話，其結果是忽略了多數，成全了少數。

我們看看墨子的意思吧！

墨子這樣說：

眞正仁愛的人，他的任務：一方面是謀取大衆的利益，另一方面是驅除對於大衆的損害㊂。

他又說：

他根據以往人的經驗，和當前人的事實，要對於大衆謀取利益，必定要愛大衆，要做有利於大衆的事㊃。

他的意思：

如果只愛自己親屬的一方面，不愛大衆；結果不免是要盤剝一般大衆，來維持自己一方面的利益。這樣，就會把自己一方面的享受完全建築在大衆的痛苦上。

所以墨子有一番這樣的設問：

要愛大衆，要做對於大衆有利益的事，那要偏愛的人才會這樣，還是要那衆愛的人才會這樣呢？

他意思應當毫不遲疑的這樣答復：

只有那衆愛的人才會這樣㊂。

那偏愛的人，只愛自己的一方面，決不會愛大衆；即使偶爾也表示要愛大衆，那也只不過是爲了要鞏固自己羣的利益，對於大衆施舍點恩惠，並不是眞誠的去愛大衆。

像孔老先生他們談的所謂「恕道」，不就是「施舍」的意思嗎㊃？

墨子又說：

他根據以往的人的經驗，和當前人的事實，他知道：一般大衆之所以受到害處，就是由於有人厭惡大衆，做了殘害大衆的事㊄。

把他這意思反過來，就是說：如果沒有人厭惡大衆，做了殘害大衆的事，大衆怎的會受損害呢？那他們豈不和只愛自己羣的一樣——既吃得飽又穿得暖嗎？

他接着又這樣的設問：

那厭惡大衆，做殘害大衆的事的，是衆愛的人，還是偏愛的人呢？

他意思也應當毫不遲疑的這樣答復：

只有那偏愛的人才會這樣㊅。

因爲衆愛的人，對於任何階級的人都愛，尤其是對於平民的一階級，那他怎的會厭惡大衆，會做殘害大衆的事呢？那只有偏愛的人才會這樣。

墨子爲了愛護當時的大衆，於是他一方面反對孔老先生他們的偏愛的仁愛，而自己便倡導出全面愛的衆愛。

不過，又有人發出這樣的議論：

孔老先生倡導着「仁」，又把「仁」解釋說就是「愛人」和「知人」，這樣說來，豈不是孔老先生在那時代變革中的「人之發現」嗎？

這話我不同意！

孔老先生倡導着「仁」，你就說這是時代變革中的「人之發現」嗎？可是，可是，因爲他老先生懷有偏見，對於當時眞正創造時代的人類，他並沒有發見，他所發見的，只是已沒落的和正在沒落途中的貴族羣。

當時眞正創造時代的人類，這直待墨子提出了不分階層的衆愛來㊆，然後才發見到的。

所以說，當時眞正算得是「人之發現」的，並不是孔老先生，而是墨子。

【參證】㊀「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 ㊁「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見同前) ㊂「……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見同前) ㊃「子貢所稱的博施濟衆(論語雍也)，即是恕道。㊄「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兼愛下) ㊅「……分名乎天下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見同前)

反對全面愛之一般

墨子倡導這種全面愛的兼愛論，孔老先生一派人大爲不滿意，認爲與他們的意志太相反了，於是都對墨子下着總攻擊。

比如：

孟老夫子就罵墨子，說墨子倡導兼愛，就是「目無父親」㊀。

其實墨子是不是眞的就「目無父親」呢？

這恐不見得吧！

我想，墨子只是不和孔學派人士一樣，把自己一階級的利益擺在第一位；他的是把社會全體的利益擺在第一位，所以他倡導兼愛，他說要首先愛大衆。

但是，我們不能說他首先愛大衆，就說他「目無父親」，他的首先愛大衆，也就是爲了愛他自己的父親。

他不是這樣說過嗎：

我們首先愛了人家的父母，人家也就會愛我們的父母；如果我們不首先去愛人家的父母；並且還厭惡人家父母的話，那人家哪得會愛我們的父母呢？也就會同樣的厭惡我們的父母了㈠。

這可見他並不是「目無父親」的；

他只是沒有從自己方面出發，他是從大衆方面出發。他首先愛大衆的父母，當然毫無疑義的也就會愛他的父母。

又有一次—

孟老夫子批評墨子的談兼愛，太不講親疏和等級的分別㈢。

我看，這倒不但沒有批評得墨子．反而是恭維了墨子。

墨子的精神正是如此。

稍後，荀卿老夫子也對墨子作過這樣的攻擊。

他說：

墨翟吧！

他只見到社會上要平等，他沒有見到社會上是不能平等的；如果社會一律平等而沒有階級區分的話，那有誰來發號施令，人民又由誰來管束呢㈣？

又有一次—

荀卿老夫子批評墨子的主張是更不客氣。

他說：

墨翟這傢伙！這樣的不講究親疏和等級，連個君臣上下都不分，這思想簡直太危險了，一般愚笨的奴隸會被他煽動起來呀㊄！

現在我們不論他們對於墨子的批評是怎樣，是不是對於墨子倡導兼愛的用意眞的有所明瞭，我們都可不管，只是有一點，我們從他們的批評中，知道了他們所倡導的仁愛只是偏愛，而墨子的兼愛才是無階級區分的全體愛。

【參證】㊀見孟子滕文公篇。㊁「子墨子曰：吾嘗本原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之愛利其親與，抑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常情度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則吾惡先從事而得此？若我先從事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則必吾先從事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兼愛下）㊂見孟子滕文公篇。㊃「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見荀子集解天論）㊄「……漫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也。」（前書非十二子）按荀子王先謙集解云：「按富國篇云：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卽縣君臣之義。」

人類愛與反侵略

墨子反對侵略，他又把當時侵略者的殘暴行爲，畫了一幅畫面：

侵略者們！

他們非常歡喜靠侵略弱小來養肥自己。

他們發動他們的爪牙，武裝他們的奴隸，分作水陸兩路去進攻那並無過失的弱小國。他們攻入人家的國境，便盡量發揮他們的獸性，看見長得很好的稻子就割了下來，長得很茂盛的樹木也砍了下來，遇了城郭就破壞，溝池就塡塞，祖廟便焚燒，其他的牲畜就殺得一個不留。

捉得來的俘虜呢？不馴服的一律殺掉；馴服的，有的用作生產奴隸，有的就用作家內奴隸㊀。你看，這是何等慘酷的一幅畫面呀！

被侵略的國家是這樣，那侵略的國家又是怎樣的呢？

那又有什麼好處！那除了侵略者自身感到有利益外，他國內的勤勞的大衆還不是很痛苦的嗎？平時從事生產工作的是勤勞大衆，戰時充當士兵的又是勤勞大衆。

並且在進行侵略戰的時候，多天呢？就要使他們受寒冷；夏天呢？又要使他們受暑熱；春天來發動吧；也不是好，就會使得他們不能耕種；秋天吧；也不成；因爲那正是他們收穫的時候㊁。同時，打起仗來，又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形不安定。

比如說吧：

沒有好的住處，睡眠不會足，飲食又不按時，不是一頓吃得太飽，就是許多時候得不到吃，飽和餓，不能好好的調節；這樣，當然容易生病。所以他們中有許多，卽使僥倖沒有在戰場上戰死，也得

在戰場上病死㊂。

假使打仗打得太久，使得妻子和丈夫許久不能會面，這也是有乖人道的㊃！

墨子，在當時說來，他是最富有人類愛的。

他見到這種的征戰慘狀，他當然感到不舒服，所以他拚命的反對侵略。

如當時的齊大王想攻打魯國，楚惠王想攻打宋國，和楚國魯陽文君想攻打鄭國，他都想方設法把他們的侵略慾制止了㊄。

他有時又怕侵略者不容易被說服，或者一時說服了又怕他們過後不守信用；所以他每當去進行制止侵略者的時候，他在另一面，就替被侵略的國家去做防守的工夫。像楚惠王要攻宋，他雖一面去說服了楚惠王，但他在另一方面還打發他的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攜帶了守城的器械，在宋城上守着，等待楚兵的進攻㊅。

這可見他深深知道，要有武裝才談得上有和平的。

所以他還為被侵略的國家造了不少的守城器械㊆。

同時，他對於肅清自己團體中的侵略主義者也是毫不留情的。

他有一個學生叫勝綽的，在齊國將帥項子牛那里工作，項子牛三次為齊大王攻打魯國，勝綽就三次都參加了。墨子聽見，就毫不客氣，就把勝綽從團結中開除了㊇。

所以墨子對於反侵略，既不遺餘力，又不留情面。

【參證】㊀「今……大國之君寬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伍，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抑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天志下) ㊁「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非攻中) ㊂並且興師，又使「其居處之不安，食飲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同前) ㊃「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用上) ㊄齊大王攻魯及魯陽文君攻鄭，均見墨子魯問篇；但楚惠王攻宋，則見墨子公輸篇。㊅見公輸篇。㊆見備城門以下諸篇。㊇「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見魯問)

第五節　反命運與宣傳上帝鬼神的用意

他爲什麼反對命運

原來說過：

孔老先生爲了要使當時人都能守本分，於是倡導一種命運說。

這說的主要意思，就是宣傳被盤剝的不致起來反抗，一切都爲命運所支配。

比如說：

窮人，你想和富人爭奪財富嗎？

他說：

你用不着；富人的命運好，所以財富多；你的命運不好，所以財富就分得你沒有份，你何必白費氣力去和富人爭奪呢？

賤人，你想和貴人爭奪政權嗎？

他說：

你用不着！貴人的命運好，所以有管理大衆的權柄；你的命運不好，就應該受他們的支配，你何必白費氣力去反抗他們呢？

孔老先生這樣說過：

富和貴，都早已由天命定好了的，決非人力所可做到㊀。

墨子到底是和大衆在一起的，他對孔老先生的這種說法表示深惡痛絕。

他首先敍述命運說的源流道：

命運說吧：

它由古代殘暴的統治階級所倡導出來，又經過助紂爲虐的統治階級的代言人一番闡述，用意就在

於欺騙大衆，麻醉大衆，使大衆任怎麼樣的遭受蹂躪，都不敢起來反抗㊁。

接着又說：

拿這種命運說來作宣傳的，就是要消滅人類的理性，抹煞人類的正義呀！

墨子喚醒當時的大衆不要受他們的欺騙。

眞的，人類的理性被埋藏了，正義被抹煞了，統治者就更可以爲所欲爲，就更可以把受盤剝的人永遠當作他們的犧牲品，於是被盤剝的人就永遠的受着痛苦。

歡喜這樣做的，就是要消滅人類㊂。

今日的納粹黨徒不也歡喜這樣做嗎？

他們所倡導的雖不是什麼命運說，但他們的所謂種族說不也和這差不多嗎？都在消滅人類的理性。

他們說：

只有他們德意志民族才是優秀的民族，其餘的都是劣等民族，劣等民族是應該爲優秀的民族所統治。

於是發動了這次瘋狂的世界戰爭，想把世界都征服起來，都受他們所謂優秀的德意志民族來統治。

這眞是譏謬已極。

但命運說也和這有同樣的謊謬。孔學派人士拿這種謊謬的東西作宣傳，意在消滅多數人的理性，使多數人永遠供少數人的犧牲。墨子聽了，眞過意不去，於是又大聲疾呼道：

宣傳命運說的不是好人呀㊃！

叫人們好好的提防，不要受他們的痲醉和欺騙。

【參證】㊀「……富貴在天。」（論語）又墨子非儒下云：「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㊁墨子非命下謂命運說乃「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述也)，此皆疑衆遲樸。」按「疑衆遲樸」，即「疑衆愚樸」，也即「騙衆愚樸」；「樸」係指「質樸之人」，即是當時奴隸，和「衆」一樣。㊂「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按誶即心悴，有痛苦之意)也；說(喜也)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非命上) ㊃「命者，……非仁者之言也。」(非命下)又：「……而儒者以(命)爲道敎，是賊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

他的談上帝是什麼一回事

有人這樣說：

墨子不相信人類有什麼命運在支配，這當然有道理；可是他爲什麼又相信有所謂上帝，有所謂靈魂呢？相信上帝，相信靈魂，不就是宗教家嗎？只有宗教家才講究這許多呀！

的確，的確有許多人這樣誤解墨子；據我看，其實也只是誤解而已。

那爲什麼呢？

首先我們就他的談上帝來說吧：

他說：

我手裏握有「上帝的意志」，就好像造車的工人握有一個「規」，造房子的工人握有一個「矩」；那「規」與「矩」是在測量事物的「圓」與「方」，但我握着的「上帝的意志」便是用來測量統治階級的「仁愛」和「不仁愛」㊂。

從這一段話看，就可見他並不是眞的相信有所謂「上帝」；他只是拿「上帝」當作某種工具來使用，也就是說，拿「上帝」來作爲對付統治階級的手段。

他反對命運，因爲命運對於大衆有害，是欺騙大衆和壓迫大衆的。

反過來，他還說儼然有「上帝」這個東西，就是幫助大衆對於統治者的一個反欺騙和反壓迫。

他下了一個這樣的界說：

國土不論大小，都是上帝的地方；人不論長幼和貴賤，都是上帝的臣子㊃。

把他這話翻過來說，就是：

地方是上帝的，應當公有；人民是上帝的，應當平等。

在這原則之下，於是——

你想侵略，他說這違反了上帝的意志；

你想欺壓大衆，他說這違反了上帝的意志；

你想打劫弱小，他說這違反了上帝的意志；

你瞧不起奴隸，把奴隸不看成人類，他說這違反了上帝的意志；

你只顧自己一羣的利益，不愛大衆，不顧及大衆的利益，他說這違反了上帝的意志㊂。

墨子就握着「上帝」的這一手段，來打擊這班侵略的，欺壓大衆的，打劫弱小的，把奴隸不看成人類的和只顧自己一羣的利益的。

然而這班人是什麼人呢？

大衆當然不是，他們是被盤剝的，那還不是盤剝者的統治階層？也就是墨子所稱謂的「王公大人」之流。

於是我們可以知道：

墨子爲了要爭取當時大衆的解放，拿沒有命運只要努力去作鼓勵；爲了要反對當時統治階層的殘暴，便拿上帝的意志去作恫嚇。

這是墨子談「上帝」的主意。

【參證】㊀「是故子墨子之有天志，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天志中）。㊁「今

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法儀）㊂「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欺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天志中）又：「……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天志上）

他的談靈魂又是什麼一回事

其次，我們再看他的談靈魂不滅說又是一回什麼事。

不過，在沒有談到這之前，我們得首先知道的，墨子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有所謂靈魂。

據我看，是並不見得的。

墨子這樣說過：

人們用酒食去祭奠鬼神，假使真的有鬼神的話，那人們死去了父母兄嫂都可來享受，這豈不很好嗎？如果沒有所謂鬼神，那人們所辦的酒食，也並不會浪費；自家的親戚朋友聚合攏來還可以好好的吃一頓，大家也豈不感到很愉快嗎㊃？

從他的這一段話，可見他是並不真的相信有所謂靈魂的。

他自己既不怎麼相信，但他為什麼又宣傳有靈魂的呢？

這當另有原因的。

在左傳上，鄭國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鄭國的伯有死了，他的靈魂作祟，害死了鄭國的許多當權人士，惹起全鄭國人都很恐慌！後來鄭

子產因事聘問晉國，晉國的趙景子就問他：伯有死了，還有靈魂出來作祟嗎？子產答復道：那怎麼沒有呢？他家三代都在晉國做高官，吃得好，用得好，一切享受都好，當然就很有精爽；並且他的族又係大族，將來所憑藉的都非常優厚，無疑的是會有靈魂出來作祟呀(二)！

鄭子產的這一番話，正說明當時貴族階級死了，因了他們生前的享用好，吸取的精爽多，所以有靈魂。

至於當時的勞苦大衆，他們死後是不是也有靈魂呢？

那當然不會有。

因爲他們在生前的享用不好，沒有吸取得什麼精爽呀！

荀卿老夫子不是這樣說過嗎：

單靠兩手的工作來討一口飯吃的，死了就沒有資格進宗廟(三)。

意思也就是認爲他們死後不會有靈魂，故不得有靈魂的享受，不得進宗廟。

墨子見到：

貴族死了說有靈魂；勞苦大衆死了便說沒有靈魂，這未免太看不起勞苦大衆，把勞苦大衆不當人了；於是他爲幫忙勞苦大衆，替勞苦大衆爭取平等，便宣傳着說都有靈魂。

並且他還從事實上，他得知靈魂的有與沒有，從勞動大衆那裏獲得了一個證明。就是——

一般勞動大衆感到他們是有靈魂的呀(四)！

因之，勞動大衆感到有，他也認爲是有，但他對於靈魂並不眞的相信。

墨子的所謂靈魂不滅說就是如此。

〔參證〕㈠「若使鬼神請（誠也）有，是得其父母兄姒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了，自夫費之，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而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歡聚衆，取親於鄉里。」（明鬼下）㈡「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化，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能爲鬼，不亦宜乎？」」（左昭七年）㈢「恃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荀子禮論）㈣「……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誠也）惑（或也）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明鬼下）

第六節　墨子的教育方針

人的天性無所謂善惡

關於人的天性，到底是善呀，惡呀，善惡都具有呀，還是無所謂善惡呀，墨子是不大喜歡這樣談的，所以從他的作品裏也就找不到。不過，他雖不明顯的談，但他對這問題還是有他的看法。他不是有個這樣的意思，叫人們對於所處的環境，要持謹慎的態度嗎㊀？這就有意思呀！

這意思就是他認為環境移人的力量很大，一個人如果和好的人處在一起，當然容易變成好人；倘使和壞的人處在一起，不免就要變成壞人了。所以他叫人持謹慎的態度。

我們從他的這意思中，使我們了解墨子對於人性是個怎麼樣的看法。

這看法很明顯的，就是他認為人性的本身並無所謂善惡，善惡是由於後天的環境。

同時在大取篇上有一段話提到人性的。

大取篇雖不能說是墨子本人的作品，但起碼是他後來的同志們所寫的東西，總是他思想的一脈流傳㊁。

那段話的大致的意思是這樣的：

殘暴的人的性格並不是什麽天生成的，他之所以壞，所以不好，完全是沾染了社會上的種種惡習所致㊂。

這話更明顯地表示了出來：

墨子不相信人的本性是善，也不承認人的本性是惡，他認爲人類之所以有善有惡，那全然是由於後天所沾染的習慣好不好！

所以他說：

人們對於社會上的習慣的沾染，是要謹慎的呀！

〔參證〕㊀墨子有所染篇，意卽叫人愼於所染。按此篇因與呂氏春秋當染篇同，多人認爲非墨子本人所作。不過，墨子會見染絲而嘆，當爲事實。除了墨子「所染」與呂氏春秋「當染」有紀載外，淮南子說林訓亦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㊁「大取」「小取」「經上下」和「經說上下」等六篇，據韓非子顯學篇及莊子天下篇，謂係後來的別墨所作。

㊂原文云：「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旣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之所爲，固吾所爲也。」按張純一注云：「陳執，謂徧計陳迹而成執，卽所染之異名，猶習慣然。……言暴人之所爲，非天使然，由本有習氣種子，蒙偶緣生現行也。人間世一切陳執，旣有先我爲之者，故我亦習染而爲之。諸陳執之所爲，固吾所爲之前因也。」原文又云：「若陳執

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固吾所爲也。」張又注云：「此言新熏種子，以我之所爲，不必皆本於陳執，若陳執未有所爲者，亦且自我爲之成陳執。則吾習染之所爲，又後人陳執之前因也。」原文又云：「暴人爲我，爲天之（志也），以人非爲是也，而性。」張又注云：「言天下所以多暴人者，皆由自執陳陳之我見，及世間陳陳相因，偏計起執諸邪見，熏習而成。惟知爲我，非天使爲是暴人也，非其性本於天然也。……蓋暴人之性，本無善惡，非無善惡，非關於天，大怡已見。」（見所著墨子集解）

教育主旨——注重個性與實踐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墨子的教育的方針：

他不承認人們的天性有所謂善惡，事實上也就是他不承認有所謂絕頂聰明的人和極端愚蠢的人。

換句話說：也就是他否定有所謂天才和奴才。

他以爲人們的天性都是一律的；好像要染的絲一樣，它本身無所謂青黃色，這直待受染以後，是青色就是青色，是黃色就是黃色。

只是有一點，墨子雖不承認人性有善惡，但他對於各人的差別的個性還是承認的；這也好像要染的絲一樣，絲的本身雖不具什麼青黃色，但這絲適宜於染青色還是黃色，它的屬性的差別還是有的。

因之墨子的教育方針：

第一就主張發展各人的個性。

比如就爭取奴隸大衆解放的這一件義事來說吧：

他說：

我們爲了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就應當分工合作，看各人適宜於做什麼就做什麼：能辯論的就辯論，能講說的就講說，能做實際工作的就做實際工作。

這好像築牆一樣，能築的就築，能灌土的灌土，能鋤土的鋤土，各人發展各人的所長來幹㊁。

又有一回這樣的事：

墨子有幾位學生想和墨子學射箭。

墨子大概知道他們學射箭的能力都不很强，這樣答復着說：

「你們要量自己的能力可以學什麼才學什麼呀！……怎麼學習文道的又來練習武術呢？」㊂

其次，墨子注重實踐的教育。

比方：

他駁斥告子就這樣說：

「主持政務的，口裏說了，手裏也要這樣做；像你這樣，口裏說而自己並不照着做，不肯去從事實踐，那又怎麼行呢？……」㊃

他感到實踐教育的重要，一則由於他原來是奴隸，受到了當時社會上許多實際的教育；同時他認爲也只有從實際的教育中才能獲得對於社會的眞正的認識。

他所舉的那個例，那瞎子分辨不出白黑，爲什麼分辨不出白黑呢？就是瞎子所了解的白黑，並不是自己從實踐中了解到的呀㈤！

因爲他注重實踐的敎育，故對於書本上的敎育並不怎麼重視。

有一回這樣的事。

有一次，

墨子帶上了幾車書跑到衛國去。

他學生弦庚子見着，很感到奇怪，爲什麼墨老師到這裏來帶上這麼多的書呢？連忙問着墨老師道

「墨老師：您前次對公尙過這樣說，我們只要能從實際中了解事物的是和非就够了，不一定要怎麼來讀書。那現在您帶這麼多書來，是爲什麼的呢？」

墨子答道：

「……我所聽到的，對於同一事件的目標，當中有了解淸的，但也有爲傳聞所誤，了解不淸楚的，所以帶些書來，以備參考和硏究。談到公尙過吧：他很精明，對於同一事件的目標，大致上他都了解，所以用不着要他再向書本上來花工夫。你何必對這事感到奇怪呢！」㈥

這就可見老子對於從事書本上的硏究並非感到必要，只是對於事物了解不淸楚的人，以之來作過參考。

【參證】㈠「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

……」（所染篇）㊁「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㊂「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今子非國士，豈能成學又成射哉？」（公孟）㊃墨子斥告子說：「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公孟）㊄即貴義篇「今瞽者曰：鉅（皚）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一段。㊅「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知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貴義）

第七節　墨子的經濟主張

倡節儉

當時的一般貴族，就是墨子所稱呼的「王公大人」，他們對於物質生活不都是非常講究，都是窮奢極侈的嗎？

拿他們所住的宮室來說：

像晉國旣築有「銅鞮之台」，又築有「虒祁之宮」㊀；楚國，也築有「章華之宮」㊁；又如吳國，吳王夫差不也是築有「姑蘇之台」嗎㊂？此外築臺築園囿的還不知多少，眞是舉不勝舉。

並且他們所築的台和宮室都很講究，據墨子所說，那不僅粉飾得漂亮，並且還雕刻得漂亮㊃！還許多，不是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的嗎？

同時還據墨子的敍述：

貴族們所穿的衣服，都是用錦緞製成，上面繡得有很好看的文采；

他們所吃的食物，大都爲山珍海味，並且還是畜養了很好的廚子，像易牙一樣的技術，來烹飪的；

他們所乘坐的車馬，也不僅裝飾得漂亮，並且也雕琢得漂亮㊄。

這一切的一切，據墨子所知道的，都是從盤剝人民大衆中得來，都是人民大衆的血汗㊅。

假使這情形，再要發展下去，當時一般人民大衆又怎麼得了呢？

於是墨子針對時病，在經濟的消費方面，特別倡導「節用」。

對於飲食嗎？

只要吃得飽，稍有營養，能够使得身體健康，使得耳聰目明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特殊的講

究㈦。

衣服嗎？

也是一樣的。

多天裏，只要穿得暖；夏天裏，只要穿得輕快，也不一定要講究什麼「錦繡文采」㈧。

至於住的地方，只要能避風寒雨露，能打掃清潔就很好，也不一定要住什麼高樓大廈㈨。

死了人，也不應過肆鋪張，什麼「厚葬」呀，「久喪」呀，都不必要；只要有棺木能埋葬就得了㈩。

他這話都是對當時貴族們所說的。

同時他還有這樣的意思：

主持政務的人，今後要做到的：

第一，要使人民的生活過得下去，能達到「穿得暖吃得飽」的標準；

第二，政府裏花費許多的錢，來舉辦一種事業，但必定是要對人民有利的；如果對於人民沒有利益的話，就不應舉辦。

他並且還說：古代的聖王做事都是合這標準的(十一)。

【參證】 ㈠見左昭八年傳。 ㈡晏子春秋云：「昔者，楚靈王作頃台，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宮，五年未息也。」 ㈢墨子謂「吳王夫差築姑蘇之台，七年不成。」 ㈣「當今之主，

其爲宮室，……以爲宮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㊄「當今之主，其爲衣服，……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今則……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奢侈，孤寡者凍餒。……其爲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辭過) ㊅「當今之主，……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仝前) ㊆「飲食之法曰，是以充虛繼氣，强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不爲。」(節用中) ㊇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仝上)

㊈宮室之法，……其中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霜雪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 ㊉見節葬下。 ㊉㊀「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勿爲。」(節用中)

論力作分工與人口

我們再進而看看墨子談生產諸問題。

當時不是已有鐵器的發現嗎㊀？

這很好，這可以使得社會的生產力發達。

當時不是巳允許土地爲人民可以私有了嗎㊁？

這很好，這對於巳獲得自由的人民有了新的希望，今後人民大衆只要自己肯努力也可以富有起來。

同時，對於那尙未獲得自由的人民也是一種强烈的刺激；這刺激，就是他們要爭取自己的自由，

要來實現他們富有的幻想。

可是在這前提之下，

孔老先生倡導起命運來。人民要想「富貴利達」嗎？其奈你們早就處了被盤剝的命運何？拿這話打破了人民對於富有的希望與幻想。

墨子聽到，這不對！這樣，豈不使人民大眾永遠不得翻身了嗎？便連忙大聲疾呼地對大眾這樣說！

怎麼說有所謂命運支配了你們呢？只要你們肯努力呀㊂！

於是墨子一面作這樣倡導：

只要自己肯勞作，就可以獲得人生幸福，除非自己不勞作㊃。

這話說得很有力量。

另一面墨子又作這樣的反對：

那不勞作的坐食階級，你們——大眾，可以反對呀㊄！

× × × ×

不過，又有一點，在勞作中還得分工。

比如築牆吧：

能築的就築，能灌土的就灌土，能劬土的就劬土；這樣分起工來，不僅使得工作敏捷，並且還可

以作得很精緻㈥。

於是墨子這樣說：

在生產部門中，我們得分工，車工是車工，皮工是皮工，陶匠是陶匠，梓匠是梓匠，這樣，大家各盡所能，豈不很好嗎㈦？

× × × ×

此外，墨子感到還有個問題。

當時一般貴族，不是娶有不少的小老婆嗎？像齊桓公，晉厲公和吳王夫差他們，所娶的小老婆就不少㈧：他們有這麼多的小老婆，人民大衆中有的一個都沒有，這不僅是不近人情，最重要的對於當時人口一問題有極大的影響。

又當時因了侵略的戰爭很多，這不論侵略的方面和被侵略的方面，雙方死的人都不少，這對於人口上不也有極大的影響嗎？

墨子認爲這在經濟的生產上不利，尤其是正在這新的技術——鉄器——從生產各部門中都在使用的時候㈨；如果人口缺少，這是怎麼不便於生產，怎麼不好的一回事呢？

於是他提出一個口號，就是——

怎樣增加人口呀！

比如說：

貴族們娶小老婆，不是千數，就是百數，這樣，使得人民中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就爲貴族們所蓄養，也找不着人生幸福，男女雙方都把這青春時間就誤了，怎不影響到生育，怎不影響到人口問題呢⑩？所以墨子爲了增加人口，對這事是反對不遺餘力。

至於那侵略戰爭，使得人口的減少，他尤其攻擊的特別厲害。

他爲了要增加人口，除了反對這許多之外，還有他的積極的辦法。

並且，這辦法也不是他獨創的意見，他一面根據當時的事實，一面根據一般人的意見：比如說：齊桓公就下過這樣的命令；男子二十必得娶妻，女子十五必得嫁人⑪；稍後越王勾踐也下過這樣命令，只是稍不同的，就是他規定的；女子十七歲不出嫁，就必得處罰她的父母；男子二十歲尚不娶妻，也必得處罰他的父母⑫；墨子根據這個，也提出了這一般的辦法，就是：

男子二十歲必得成家：女子十五歲必得嫁人。

這樣提出之後，他又申明着說；

大家要知道，我這樣提出，並不是爲了人民要早早的建立起家室，而是爲了鼓勵人口的增加呀⑬！

【參證】①據國語齊語云：「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按惡金即是指鐵。管子小匡篇亦有此紀載。②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的開始，即是正式承認人民土地私有的開始。③「夫豈可以爲其命哉！固以爲其力也。」（非命下）又：「天下皆曰其力

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非命中）㊃「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㊄「不與其勞，獲其實，非其所有而取之，……上得則罰之，衆聞則非之。」（天志下）㊅「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願者願，然後牆成也。」（貴義）㊆「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節用中）㊇史記齊世家：「齊桓公……好內，多內寵。」又左傳載：「晉厲公侈，多外嬖。」又：「吳王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㊈見註一。㊉「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辭過）⑪韓非子外儲說古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食，婦人十五而嫁。」⑫國語越語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⑬「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節用上）

第八節　墨子的政治主張

選賢能

當時各國政府裏用人，不都是使用自己的親屬嗎？像墨子的母國——魯國，魯公所用的大臣，如孟孫叔孫和季孫他們，不都屬桓族的

後裔嗎？都是屬自己的一家㊀人。

就即使偶爾有較開明的君主，如晉國的單獻公，曾經使用外族人來担任職務，結果爲他的本族人把他殺了㊁。

這可見使用外族人是不大被允許的。

因之各國的用人，總是使用自己的親屬；並且如墨子所說，他們還不管自家人，是跛子，是啞子，是聾子，還是瞎子；又不管這班人的心術如何，品行如何，即使貪贓枉法，無所不爲，他們還是照樣使用；也不怕人民的貲難和誹議㊂。

這樣，弄得眞正爲國家出了力做了事的人；並沒有得到一點賞賜，得了賞賜的還是一班混蛋；反過來，那有眞憑實據的貪了贓枉了法的人，照理應當受嚴厲處分，但他們得逍遙法外；而在不知不覺間那社會上所公認的好人倒反而受了罪。

是非黑白這樣顚倒，一般人民哪得不心灰意冷，社會風俗哪得不敗壞呢㊃？

墨子見到，這不對！

政治不能這樣腐敗，應當提快的想辦法。

於是他提出了「尙賢」來。

尙賢，就是不論他是親的或疏的，貴的或賤的，有錢的或沒有錢的，也不管他是居在城市裏的自由民或是在野外耕作的奴隸，也不管他在職業上是耕田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或是經商的也好；只要他

有能力，眞正能幹得起事，不貪賍，又不枉法；這樣，就得舉他出來，就得給他以高的位置。

並且他在他的位置中，眞正幹得有成績的話，政府裏就得給他以賞賜㊄。

墨子認爲：

如果當時的各國，在用人方面，都能是這樣以賢能來作標準的話，那豈獨是當權的不永遠會是一班貴族，吃苦的不永遠會是勤勞大衆，就是政治方面也從此獲得清明了呀㊅！

【參證】㊀見左傳。㊁見左昭七年傳。㊂「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瞽，暴如桀紂，不加失也。」（尚賢下）㊃「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爲善。」（同上）㊄㊅「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故古者聖人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定也)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尚賢上）

民主之路

墨子還有個這樣的意思：

他主張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應當向最高當局去取法㊀。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

他以爲：大家都從最高當局取法，大家就不會有什麼意見和衝突，就可以達到全面要的目的。

他的立意是好的，只是他的方式錯了。

他應當說：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應該向人民取法，就是從人民羣衆中來教育自己，也就是他所說的「下比」。

這樣就對了。

他那樣的方式就不免使人感到有點不民主。

其實他是不是民主呢？

我們看，他是民主的！

第一，他認爲所有行政官吏，不論是最高當局也好，僚屬也好，均應當由人民選舉或推舉出來㊁。

第二，如果行政官吏，如他所說的正長之類，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而是由貴族無聊的引用那不能爲人民辦事的自己的親屬，那人民就會從那人的治理下面，逃的逃，躲的躲，哪里還會向他來取法呢？

墨子認爲這是不會也是不應該的㊂。

第三，就取法國君來說：

他認爲做國君的雖多，但仁愛的很少；如果是不仁愛的話，那又怎麼取法呢㊃？

這又可見他的對上取法也絕不是什麼絕對的。

總括墨子的這三點意思看來，墨子的思想並非不民主，並且還相當民主呢！

【參證】㊀見尚同諸篇。㊁「……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尚同中）又：「已（按即民字）有善，傍薦之。」（同上）又：「下有善，則傍薦之。」（尚同上）㊂「今王公大人之為政則反此，政以為便譬（按即嬖字），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長正，民知上置正長之非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尚同中）㊃「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法儀）



孔墨的思想

基本定價肆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楊榮國

發行人 徐伯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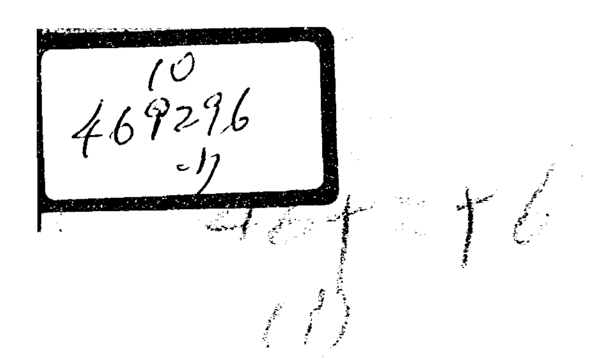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重慶・香港・新加坡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三版

(47) S. 3001—4000



生活

四·〇〇元